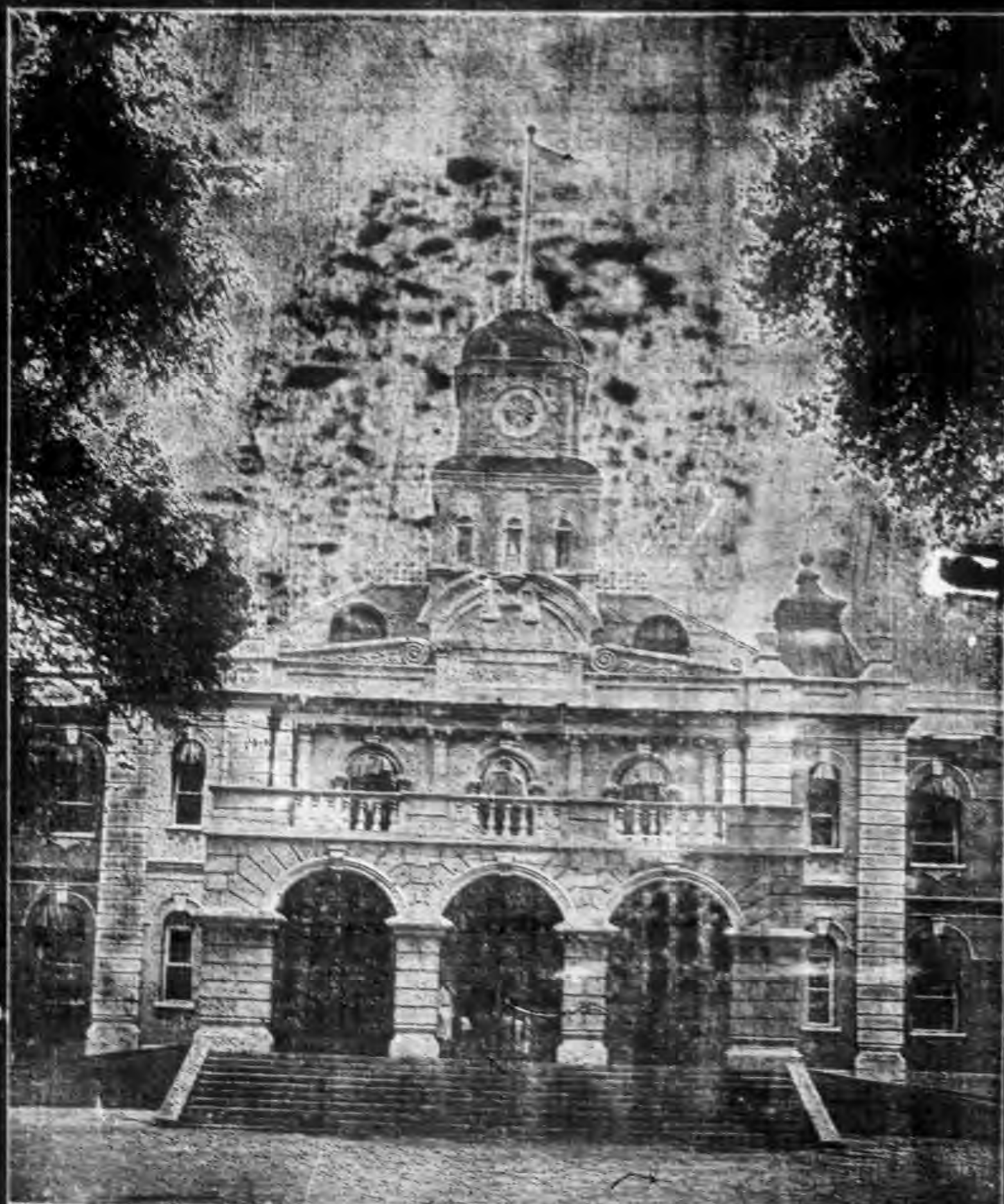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七十二期



中央週報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總 理 遺 像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文

第 七 十 二 期 目 錄

一、一週大事述評

二、本週宣傳要點

三、總理遺著

1. 以革命精神謀建設

2. 遷都問題

四、選錄

1. 種種反革命與革命人

生觀 胡漢民

2. 軍人與統一 何應欽

3. 剷除中國統一最後的

障礙 唐生智

五、專載

1. 中央第四十次常務

議

2. 中央第一九九次政治

會議

3. 改組派陳公博等擾害

黨國之罪惡與陰謀

中央宣傳部

4. 西北叛軍之罪惡

5. 黨員撫卹條例施行細

則

一週大事述評

黨務報告

國內外一致
申討禍國之
改組派及叛
逆軍人

自本黨執政以來，秉承總理遺教，顧念國家，民族之當前的需要，深思熟慮，擇善而從，不事虛誇，不急近功，籌謀鞏固，以事實

際的建設，循序而進，政治乃日就正軌，局勢始日見安定，假以歲月，成效自有可期。而一切反動之徒，若封建軍閥，若官僚政客，經本黨歷次的奮鬥，各個的陸續擊潰之後，若共產黨，若改組派，經本黨一再淘汰之餘，彼輩目睹於本黨的組織，基礎的日益嚴整，堅強，鞏固，自覺其生存的可能性已愈益衰落，窮途末路，愈趨困迫。由其違反全民族的利益的形勢上的證明，已為全民族所嫌惡，唾棄，而益深陷絕境，覆亡之無日。

於是新舊惡化份子同樣地自然引起了其本能的掙扎，以度一逞，而求苟延其殘喘。於是憑着他們的自私自利的直覺，蠅營狗苟，物以類聚，釀成了一個至醜極惡的大勾結。這大結合便把國內一切殘餘的腐惡勢力——所有共產黨徒，改組派，西北叛將，以及北洋軍閥官僚如安福系，研究系，和桂系失意軍人政客，以至本黨的落伍份子——網羅無遺，一概無所不包在內，烏合一氣，狼狽搗亂，挑撥離間，賣空買空，企圖擾亂政局的安定，而奪取政權，以滿足其自私自利的佔有慾，支配慾，而從事於掠奪，壓迫，榨取，剝削，我們這些劫後餘生已經呻吟痛苦的民衆，使

我們復沉淪於水深火熱之境。

尤其，當此反動勢力之大結合，更各各勾結其向所使用的青白帝國主義，藉為護符，而來擾亂祖國。則當國內叛亂之後，青白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復將重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於是，當此外患危迫之頃，而一切反動勢力之大結合以現，而詭謀以興，恣行煽亂，張逆發奎，命逆作柏既蠢動西南於先，而西北叛將復繼之擾亂於後，凡此均為有錢索的陰謀。

我們深信，凡是一個較有國家觀念，政治眼光的人，同時能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前提，而不是深中個人主義之毒藥，重視個人利益的人，一定會感覺得，中國必定不能再有內亂。我們的國家現在所最切需的是和平統一，如再經分裂，則前途實更陷入於危亡之境。因此，我們必須努力領導全國民衆，用全部的制敵亂徒的力量，擁護革命勢力，戡定禍變，保持國家的永久的和平統一，以建設有組織，有秩序，有法律的國家，使民生樂利，而增進國際的地位。

所以，當這叛亂煽動的目前，本黨政府在軍事上已由蔣中正，何應欽等諸同志，暨全體革命的將士，負弩前驅，揮戈北指，殲茲醜類，以奠安黨國。而國內外民衆僑胞在各級黨部的領導之下，對軍閥餘孽及改組派等叛逆之徒，尤都表現其最深之憤激，自下而自北，自東而西，萬衆一心，一致聲討，則民意所趨，國易知所向背，而叛徒之終于毀滅者，實指顧間事耳。對於全黨同志，全國同胞，繼續供獻其最大之努力，除惡務盡，以促成平治

之場！

總理銅像

揭幕典禮

日人梅屋莊吉氏於吾黨總理，甚仰慕深，特於日本精製總理銅像，遺贈我黨，以表敬意。此像前由日運來後，即置於中央軍官學校大禮堂——即本黨本年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會場——之前，原定於十月七日舉行揭幕典禮，後因故延期至十四日舉行。是日於上午九時行揭幕禮，與會同志凡數千人，由蔣中正同志主席。

像位置於大禮堂二樓右角，像基為白石製，高約七尺，石基四週繞以白石質之小欄杆，其內綠草如茵，殊為幽美。像上初覆以黨國旗各一幅，開會後，由蔣同志步至像後石級上，將黨國旗揭去，於是總理銅像，遂於眾樂聲中，呈現於觀衆之前。像為古銅色，高丈許，左手叉腰，右手前伸，與身體成四十五度之角形，極莊嚴燦爛之觀。

揭幕後，即由蔣同志致詞，略謂：「今日總理銅像揭幕，吾人有無窮之感想，尤在目前內憂外患交迫之際，更令吾人有無窮之感喟。綜總理之一生，無日不在為民族之獨立自由平等而奮鬥，其事業雖未及身完成，然其精神之偉大，功績之崇高，實足以垂千古而歷百世。吾人苟能一心一德，服從總理之主義，追隨總理之精神，努力奮鬥，則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易如反掌。無如今日總理之銅像舉行揭幕，而各種反動派之陰謀，亦暴露無遺。但此種小丑跳樑，實不足為吾人之憂，蓋吾人深信總理之形骸，雖已離吾人而去，但總理之精神則與吾人永遠常存，總理在天之靈，必能為吾人之事業助也。吾信今日改組派之挑撥離間，軍閥餓孽之逞兵擾亂，不過是反動份子之最後

一響，不出一月，必能全部消滅，而使吾黨之願望建立而由民衆於承天也。」

日人梅屋莊吉氏繼而致詞，頗稱爲日文，語時，聲嘶力竭，氣絕哀婉，令人肅然起敬之意。

次由胡漢民同志演說略謂：「總理一生大公無私，爲民族謀自由，爲國家求平等，其精神之偉大，其事業之宏偉，非僅在中國爲千古一人，即遍求世界偉人，能與之京者亦鳳毛麟角，吾人深信總理之主義，確爲救中國唯一之主義，吾人苟能一心一德，努力奮鬥，則總理託付之事業，必有完成之一日。乃近日各種反動派，竟狼狽勾結，逞兵搗亂，意欲毀壞總理遺留之偉大事業，此不特爲總理之叛徒，亦全國之罪人也。改組派日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爲口號，但視其行動，則不僅勾結帝國主義者以自固，且聯絡軍閥條孽逞兵擾亂，其肉何足食乎！然總理偉大之精神，日與吾人同在，吾人深信最短期間，必能將各種反動派消滅無遺也。」

次林森，趙戴文，唐生智等各同志相繼演說，林同志語多追溯總理之偉大，而勉生者之努力。趙謂：「本黨政策首在打倒帝國主義，但欲達到此種目的，必先革除固有惡習，改組派勾結軍閥，逞兵擾亂，圖快一時，此種頑惡陋習，尚未革除，謂其能謀救國救民，其誰信乎！吾人處今日各種反動派叛變的環境之下，唯有一心一德，共同努力，自中央委員，以至全黨同志全國民衆，俱應服從命令，擁護中央，則反動派之末日當爲時不久也。」唐謂：「余係軍人，軍人天職，首在服從，余決以至誠，擁護中央，服從命令，對反動派之叛變，決以全力對付使之消滅。」禮成，攝影，散會後，復舉行游藝會以資同樂。

浙省致力

土地陳報

擴大宣傳

整理土地，為地方自治之切要工作。現各省多已準備從事，浙省黨部宣傳部以該省自抗戰後，土地冊籍，散失無存，以致土地等則混亂，畝分大小不一，又以人民私有契據未經登記，湮沒甚多，故不獨政府對於土地所有權之分配移轉等，無詳確有系統之紀錄可考，即業主本身，以經界混亂，亦多不自知其地畝之四至，馴至豪強侵佔，胥吏中飽，公家收入，遂備受影響。際茲訓政時期，百廢待舉，而建設事業，經緯萬端，尤賴賴有充裕之經費，整理土地，不獨增進稅收，平均人民納稅之負擔，且可兼除有田無糧，有糧無地之種種怪現狀。現本省民政廳，舉辦土地陳報，實為整理本省土地之第一步工作，亦即為本省訓政時期內之一種重要工作，凡屬同志，自應一致協助宣傳，俾底於成。惟查各地舉辦土地陳報，或以辦法未經熟練，致人民疑慮，進行備受阻礙，或以辦理者未得其人，因循敷衍，成效未彰，甚或藉端敲詐，魚肉鄉民，轉使虛糜公帑，閭里騷擾。此種現象，在舉辦新政之初，自無足怪，本黨同志，自不宜因噎廢食，轉通令各縣黨部宣傳部應對於土地陳報事宜，就地廣為宣傳，以促其成功。並准浙江民政廳函送關於宣傳土地陳報小冊子五百本，傳單五千份，亦即請令頒發各縣以該項小冊子五本，傳單六十份，屬其傳發所屬，並一體協助宣傳。

又浙省於浙縣黨部向省宣傳部呈送二五減租及土地陳報擴大宣傳工作計畫大綱，請予核議，已經該部于十月九日部務會議修正通過。茲附布其大綱如左，亦以備參閱也。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於浙縣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二五減租土地陳報擴大宣傳工作計畫大綱 (甲)組織二五減租土地陳報

擴大宣傳委員會：(一)，由本部及於浙縣土地陳報辦事處

共同組織，其組織規程另訂之。(二)，以本部工作人員及各下級黨部宣傳委員充作本會宣傳員。(三)，宣傳期間，暫定一月。

(乙)宣傳目的：(一)，二五減租方面：(1)使佃農業主明瞭二五減租的意義及本年減租的辦法，(2)使佃農業主明瞭本年佃農爭議處理的辦法。(二)，土地陳報方面：(1)使業主明瞭土地陳報的意義，(2)使業主明瞭土地陳報的手續。(丙)宣傳原則：(一)，二五減租為本黨解除農民痛苦，發展農村經濟及安定社會秩序之政策。(二)，土地陳報為整理土地，平均賦稅，及增進稅收，實施建設之初步工作。(丁)宣傳材料：(一)，總

理遺教，(二)，政綱政策所規定者，(三)，上級黨部所頒發關於該二項問題之宣傳品，(四)，其他。(戊)宣傳實施方法：(一)，藝術方面：(1)化裝宣傳，(2)畫報，(3)，口頭方面：(1)集會演講，(2)個別談話，(3)解答疑問，(4)組織宣傳隊；(三)，文字方面：(1)傳單，(2)壁報，(3)標語，(4)通衢

河北省調查黨務

河北省黨務調查委員會成立後，即致力於內部之整理，現此項工作已告一段落。第二步計劃，擬先調查所屬各縣市黨務情形，劃全省為十區，每區推派調查員二人，限二個月內呈報到會，即以該項報告為標準，對各縣市黨部切實加以整理，俾本組織鞏固，得以健全發展。至目前河北省一百三十二縣之黨務狀況，計分三種：(一)正式成立縣黨部者，(二)成立籌導委員會者，(三)只有臨時登記處者。關於(一)項者，佔全省十

分之三，關於(二)項者，佔全省十分之五，關於(三)項者，則為十分之二。

倡導合作運動

中央工作同志為倡導合作事業起見，曾有籌設消費合作社之擬議，近中央訓練部，已在擬訂進行計劃，俟提由各部處會秘書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即可從事準備一切。

又南京特別市黨部近已有「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員消費合作社」之籌組，已推定負責工作人員，並呈請市黨部通告全市黨員踴躍認股，並由市黨部及各下級黨部負責勸募，每股股額定為二元，以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十日為第一次募集股本期間。

民衆識字施行法已審查完竣

「識字運動」為第二屆中央第一百七十九次常務會議，討論關於下層黨部工作以集中於地方自治為原則，而擬定之工作綱領之一，蓋亟謀所以發展平民教育。後中央即根據此綱領，設置各項運動設計委員會，制定各種計劃。關於識字運動已有「識字運動實施計劃方案」之製定，以備訓練黨員，指導工作，考核成績。近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焦易堂同志復向中央有「全民識字施行法」之提議，經由中央常務會議決議，交中央訓練部及教育部會同審查。十月十二日中央訓練部及教育部開會審查後，決議即依據焦同志原案及中央所訂「識字運動實施計劃方案」，擬定主要旨趣，分交各員研究，起草「民衆識字法施行計劃」及「施行細則」。十七日復開會審查，將原案修正，並決定由教育部擬編「三民主義千字課」，再交中央訓練部審核。至所擬擬訂之「民衆識字運動實施計劃方案」之施行計劃及細則，則須俟中央將修正之「民衆識字施行法」批准後，再行起草。

國內政況

反動派實

烏合之衆

擺置於反動密雲中的時局，而今已日出雲消，漸漸的晴浪開展；張會李諸逆相繼敗亡於廣西，馮孫石奄息待斃於西北，一切反動勢力已屆其壽終正寢之期，根本消滅即在最近的將來。

在革命即將成功而又未完全成功之時，一切反革命勢力互相團結作迴光反照之最後掙扎，乃歷史上天演的公例。是以此次一切反革命勢力勾結赤白帝國主義而環攻黨國，中央早已逆睹，且早有充分之準備。中央深信真正之革命必能成功，一切反革命勢力必無倖存，所以近月以來，反革命勢力雖聲勢囂囂，而中央態度鎮定，應付裕如。

此次反動勢力的大結合，除赤白帝國主義外，有西北叛將，改組派，北洋軍閥如安福系，研究系，以及桂系餘孽，可以說是赤白帝國主義與新舊軍閥的大聯結。可是這些反動份子原是烏合之衆，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各人有各人的目的，有一派主張擁護祺瑞，有一派擁護馮玉祥，改組派擁護汪精衛，西山派與吳佩孚都想自己出山，他們沒有整個的計劃，他們各派派不一致。其實這些反動份子，除西北叛將較有實力外，其餘如改組派等都是買空賣空，只不過是糞中的屎蟲，寄生他人之下。

馮被閹監視

叛軍失統一

我們都知道馮玉祥是天生成一付叛骨，無人不叛，無時不變，這無非是每一叛一變，便有機會升官發財。馮系軍閥這次的叛變的理由，據他們自己宣稱是：中央財政不公，黨務政治不公。我們姑不論「現在的財政黨政應照如北京偽政府時按

勢力而分贓」的理論對不對，就按照事實來說，第一，關於軍費，自今年四五月以來，中央一次給他們三百萬元，由五月起，每月撥給他們一百八十萬，按照全國軍隊平等分配的原則發給。最近劉郁芬來京，又給了他四十萬元。中央自實行編遣決議案時起，即視全國軍隊一致平等變為國軍，一切都遵着一個制度，西北方面按攤派所得，又有一千五百萬，此外又有借款二百萬，中央令他們作開銷報告，但是他們始終沒有報告來。西北軍士如果沒領到這筆錢，不是中央沒有給他們，乃是西北將領吞沒了。這是中央不公還是西北將領不公？西北士卒待不着錢，就是孫良誠宋哲元鹿鍾麟一般人吞沒起來了。第二，他們說中央黨務政治不公，我們何嘗不要他們來，中央要西北推荐工作人員，請其參加黨務，他們簡直不理，這是應歸他們自己負責的，中央並不負這種責任。又如軍政部行政院，凡有他們推出的人材，祇要肯為主義努力，無不羅致於中央，無不一視同仁，這一個攻擊點，由事實證明他們是完全造謠誣蔑中央。財政不公，黨政不公，這都是他們的飾詞，他們由歷史的形成了叛變的頑性，他們頭腦中，完全為地盤思想，權利思想所盤踞，所以便一叛再叛，一變再變。可是變來變去，都變不出花樣來，不獨無人響應，就是在滬甯平津的西北舊人，均不願回西北，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等且一致擁護中央，孫良誠部是馮系軍閥的主幹，他的部下最近已紛紛脫叛歸正。

閻錫山同志，他們最希望他能和他們合作，他們假造他的通電，散佈他的謠言，可是閻錫山同志絕不受其利用，嚴詞的拒絕，並於十四日派警衛隊一旅將馮玉祥嚴重監視。據中外熟悉西北者言，孫良誠與石敬亭意見甚深，馮玉祥已被扣留，西北軍已成

羣龍無首，且後有回軍與閻錫山絕其歸路，前有中央數十萬大軍猛進，國軍一到，反戈者反戈，投降者投降，西北的事很快的便可解決了。

關於中央肅清叛軍的佈置，現在可以約略的說一說，中央現已委派方鼎英，劉峙，韓復榘，何鍵，唐生智分任五路總指揮，陳調元為後總預備隊，并派何應欽赴開封組織行營。除方劉何已在軍中外，唐生智與何應欽亦於十七日離京赴豫指揮一切。據最近電訊，西北軍主力現在魏城，離海路方面相持，前線有砲戰，荊紫關一路西北軍已受收挫云。

我遼軍奮勇克復同江

自反動勢力聯合一致環攻中央：張逆抗命於鄂西，俞李叛於廣西，馮孫又變於西北，赤色帝國主義遂乘機重復擾邊，近週以來襲攻甚猛，滿洲里與同江曾有大戰，十二日同江曾一度失守，幸我遼軍將士用命，奮勇殺敵，率於十四日克復，但同江一帶食糧均為赤軍飽掠以去。據十七日電訊，同江與黑河一帶現仍在激戰，沈鴻烈司令現率艦隊赴富錦指揮，滿洲總部派出飛機十餘架赴前線往援。據外部前派赴哈埠調查返京之郭同在津途次語記者云：東北當局積極佈置國防，目下中俄在德接洽，已有進步，另訂有具體辦法，內容如何，現未能公布；但雙方面子均敷衍得過去。聞俄已同意，俟我方同意，即共同發表宣言，定期舉行正式談判。但中央鑒於俄積極擾邊，攻陷同江，認為無誠意，必待其停止攻擊後，始表示。至兵力比較，我優於俄，兵器比較，俄優於我，現立於第一道防線者為吉黑軍，黑軍最勇，第二綫為遼軍，精神亦佳。至我國境內所受損失，現尚無法統計，惟俄軍每至一地，必先搶食糧，後劫財物，我方俘虜之俄軍，內有

籌備老更，其非正式軍隊可知，惟以後天寒，松花江結冰，我方防務必取困難，東北當局已決定用堅壁清野方法應付，亦難難，殊不足畏。

外長發表

對外宣言

外長王正廷以國際間對華情形多不明瞭，間有煽惑輿論，搖動國民政府，希冀各國對條約問題，咸一致抱觀望態度者，故於十八日發表對外宣言云：「國民政府因鑑於縮減支出，迫不容緩，乃決計實行編遣，將約計之全國兵隊一百六十師，減為至多不過八十師或八十萬人，而即此八十師之給養，每月支出，已覺有力不能勝之感。須知連年戰爭，人民困苦已極，商務為之摧殘，實業為之疲滯，現在人民心理，固已極厭內亂，於此種情況之下，中央意旨，乃仍為國內一部分人士所誤解，至釀成西北將領之反抗，實屬極為不幸。然於此不幸之中，而猶一極堪欣慰者，則中央政府之態度，現仍為國內其他大部分有力之領袖所贊成。試觀近日紛呈中央之電報，對於張發奎俞作柏李明瑞宋哲元石敬亭等背叛中央之行爲，莫不同聲致討，即可知人心之趨向；況乎領袖如閻錫山張學良，對於中央，均已確實表示擁護，於是始之在一般懷疑中央力量者所視為不可鎮定之叛亂，今則可知其不過與前此之桂系或馮玉祥相等，必將不崇朝而撲滅。是一以爲深層之觀察，即可知此次叛亂，實可不必重視，不惟西北將領彼此不能一致，即在所謂改組派，亦屬意見參差。蓋所謂改組派者，實言之，不過失意的政客軍人之結合，而分析言之，則或爲其黨或爲惡化腐化之國民黨，或爲從前安福或北方餘孽，固均爲全國人民所唾棄也。」

外交消息

(一)日使佐野來京親見蔣主席後，已於十六日離京赴滬，將轉往青島北平遼寧，視察日方僑民情形。日使此種觀察，負有重要使命，因駐華各領館與使館行動，向不一致，故佐氏特前往各地領館，以資接洽。

(二)中希條約，本爲前北京政府時代，由駐法公使陳儀與希臘駐法公使簽訂，中央以該約有不妥當之點，並未批准，故由駐法公使與希臘另派之駐法公使商訂，將不妥當之點去掉，現該約業已簽訂，寄遞外部，正在途中。

國際要聞

盎格魯撤離與拉丁民族之兩條戰綫

國際海軍縮減問題，自英美協議成立，五強會議之結束發出以來，日法意各方，表示種種不滿意的態度，本刊已詳加敘述。惟近日國際間的形勢，似又有新的發展。美國對於倫敦會議前途之困難，擬採取一種高壓的政策，如果將來法意兩國對於補助艦比率未能同意，致五強海軍限制的協定不能成立時，則美國贊成僅由英日美三國訂結此項限制協定。我們對於美國這種主張，應當明瞭的有兩點：(一)所謂英美日三國協定，當然是以英美爲主角，而拉攏日本，構成一個強有力的集團，以操縱海上霸權，三國協定的內容，也是以英美妥協爲基礎，而對日本爲相當的讓步。日本得加入這個集團，固然是榮幸之至，喜出望外了；而英美之所以拉入日本者，不過因爲大西洋對岸兩個盎格魯撒遜民族的結合，尚恐不足以壓倒一切，所以再拉入太平洋東邊的日本，以造成一條以盎格魯撒遜民族爲主力的海洋聯合戰綫。

(二)如果依照美國的主張，而成立三國協定，那麼因此而受排擠的，都是些拉丁民族，如意國和法國，便處於不利的地位，其次如西班牙，對此也深懷不滿。法國對於五強會議，雖允參加，但附有條件，主張這個會議，只能作為預備會議，應限於國際聯盟軍備委員會之範圍內，作為定成該委員會工作之預備行為。故預備會議的協定，應提出於國聯軍備委員會，作為海陸空三軍概括範圍的一部份。法國輿論，既主張海陸空三者，不得分開辦理，又不贊成廢棄潛艇，所以雖主張把五國會作為聯盟軍備委員會工作的一步，不但使非聯盟會員之美國難贊同；而且聯盟共同軍的協定一日不成功，則五強會議的決議，僅等於一紙具文，不能發生效力。意國雖也接到英國的請柬；但她的態度，對此非常冷淡，一般輿論，都認為五強會議，恐不免如歷次所開的會議一樣，不能得到什麼結果；極端報紙的言論，尤為激烈：牠們認為這是盎格魯撒遜的新帝國主義，色藏於所謂人道主義之中，其實為一種因惡無理的主義，足以危害歐洲古代的文明。並謂非盎格魯撒遜的國家，應力加審慎，勿為此種新帝國主義的權門走狗。此外態度激昂者，尚有西班牙：她不但要求參加海軍裁減會議；而且謂英美間的協議，乃欲造成盎格魯撒遜的海軍霸權，並認為廢除潛艇的主張，實妨害小國利益，誓必反對。上述的意法西三國，都是非盎格魯撒遜的國家，都是拉丁民族的國家，她們形成一條拉丁民族的戰線，與盎格魯撒遜的戰線對峙相持，這便是軍備會議發出以後和倫敦會議開幕以前的國際局面，雖然不一定是破壞和平的徵兆，但至少也是軍備運動前途的暗礁罷。我們並不是說法意西三國，目前有什麼切實的聯絡，法意為了地中海的霸權問題，已經成了對峙的敵國，自無切實合作的可能。不過三國本身的利益，都與英美的利益發生了衝突，故為維護本身的利益起見，三國當各自為戰，而同以英美為其攻擊之對象，此為不約而同之敵愾同仇，因盎格魯撒遜戰線之威脅而造成之事勢，將為五強會議莫大之阻力。美國方面，亦知近來英美談判

之進行，已引起各國的反對，故國務卿史汀生氏極力否認勞倫司論文中的猜測，謂英美間並沒有把兩國海軍打成一氣，以共保世界和平的成議，這便是對於近來國際間不滿意于英美協議的反感，下一個緩和空氣的解釋。不過木已成舟，英美兩強之聯合，以公其的妥協案為五強會議討論的基礎，並要挾各國承認，否則將以英美日三國締結協定為恐嚇手段，這種態度，自不免有威脅次等海軍國的嫌疑，尤其使拉丁民族諸國，感覺一種不可名狀的羞辱，結果便是盎格魯撒遜與拉丁民族兩條戰線之形成，而掀起五強會議裏未來的風浪，這是必然的事勢。

蘇俄內部

之危機

蘇俄此次因中東路事件，竟不惜破壞和平，弁髦公約，以逞其屠殺侵略之野心。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態度非常強硬；其實蘇俄內部現在正處變卵之勢，時虞崩潰。值此外交吃緊之時，國內反對政府之各派，其活動益形猛烈，政府既須對外用兵，同時又恐禍起蕭牆，不得不嚴加防範，稍一不慎，大難將至，故蘇俄現時之真相，正所謂色厲而內荏，對外雖不甘示弱，不得不虛張聲勢，而政府處於四面楚歌之中，日惟顧慮之自虞。前此之所謂反幹派，雖經斯丹林用強硬的手段，驅逐杜洛斯基，對於其同黨或槍殺之，或監禁之，或流諸荒島及國外；但反幹派在國內的勢力，並未完全消滅，逗留國內的分子，時與杜洛斯基互通音訊，只等機會一到，便再舉以傾覆政府。此次中東路事件發生，該派餘黨，極力慫恿政府向中國宣戰；但他們的目標，並不在對付中國，不過想藉此把政府的軍隊調到東線去了，他們好效歐戰時赤黨乘虛直搗皇宮的故技，一舉而推翻現政府，打倒斯丹林派而恢復杜洛斯基的勢力。這種計劃，對於斯丹林是很危險的，所以斯丹林一面出兵國境，一面又嚴防該派的動作，前此保安隊逮捕之四十餘名，竟予以槍決的嚴厲處分。但該派的活動，並不因此稍戢，而這種反對政府的態度益趨激昂，實為俄國前途之隱憂。至於哈布林氏，亦為斯丹林的勁敵。他在俄國，有操縱輿論

的力量，地位既高，功績又大，故反對政府的勢力，殊不可侮。前此第三國際曾將布氏執行委員一職開除，政府機關報發表他的罪狀，說他反對列強，反對馬克思主義，不承認階級對峙，而承認國家對峙，反對急進的工業化，和大規模的蘇維埃農業制度等等。但布氏的態度，並不因此種攻擊而軟化，現在蘇俄各地黨部內的反對派，即以他為領袖，活動益形猛烈。布氏對於中東路事件，反對政府對華用兵，因此，益與政府立於反抗的地位，其所領導的反對運動，對於蘇俄現政府的前途，尤有絕大的影響。除了杜洛斯基與布哈林以外，還有白黨存在。舊俄人民之登記入蘇俄國籍的，很少數人取得共產黨籍。他們加入國籍的緣故，僅因為麵包問題的壓迫，不得不然。自從工廠商業收歸國有以後，凡非取得蘇聯國籍的人民，不但不能充當官吏，即在工商界亦不能佔一位。所以他們雖受環境壓迫而加入蘇聯國籍，實際上仍為白黨，這便是俄人所謂大蘇俄式的國民，因為他們是紅於外而白於內的。此輩白黨，遍佈於俄國境內，在軍隊裏也占有相當勢力，向來因受當局壓迫，憤怒填膺，時思乘機起事，推翻政府，自中東路事件發生後，該黨屢起反抗，前此大烏里地方白軍千餘人，倒戈反攻亦黨，即為蘇俄境內反赤運動的先鋒。該黨拒絕與杜洛斯基派聯合，而決定單獨進行，其目的在驅逐猶太人，恢復俄羅斯，並建設共和國，故頗得一般民衆的歡心。而為現政府肘腋之患。此外在國內者尚有天主教派，在國外者尚有帝國派，他們都是以顛覆現政府，消滅赤黨為目標，斯丹林派處於這種四面環攻的境地，自顧不暇，何暇攻人？倘仍執迷不悟，窮兵黷武，將見內亂一起，應付無策，必有不可收拾之一日，這是極可能的。

菲律賓獨立運動近訊

菲律賓獨立一事，宣傳運動，已經歷有年所。在素以寬大政策自豪的美國統轄之下，似乎菲律賓獨立的成功，是不成問題的事。但實際上大謬不然，其故至今，尚未曾得到正式承認。

立。近來美參議員金氏在參院所提出的菲島獨立案，終於又遭失敗。據說這次雖然失敗了；但一般人對此非常注意，因為表決時兩方的票數，相差未遠，足以表示美國人士對於菲島獨立的運動，表同情者，尚不在少數。此次贊成金氏提案者有三十六票，而反對者只有四十五票，兩相比較，只有九票之差。據得知內幕者云：此次金氏提案失敗的原因，係與糖稅併為一談，如果與糖稅案分開提出，則菲島獨立案即在此次參院通過，也未可知。可見菲島獨立，本有實現的可能性，只要進行的方法不錯，把一些可以避免的阻力消除，並於事先為積極的宣傳，則成功自在意料之中。金氏此次提出獨立案，正值菲島獨立委員會中樞之際，派駐華盛頓的人員，並未將提案內容先行通知，故事先全無準備，全無宣傳，菲島本地政治領袖，對此頗有煩言。現在他們已知道美國人士，多有贊助菲島獨立的傾向，所以他們準備藉此機會，恢復前菲島獨立委員會，等到金氏提案，在十二月美國議會當會裏再行提出的時候，藉菲島獨立委員會的力量，至華盛頓助其聲勢，使該案容易在參院通過，不致再像此次一樣，大家袖手不加援助，這讓這個關係菲島民族獨立前途的重要議案，無聲無臭的被九票之差打消了。菲島參院主席奎松氏，對此亦非常熱心，奎氏近來對人表示：只要菲島立法界能予以贊助，則較極願出任委員長，努力實現菲島之獨立。彼認此為千載難得之良機，不可使之錯過。故菲島獨立運動，不但因此次金氏提案之失敗而氣餒，並且再接再厲，益鼓勇氣，恢復委員會，準備宣傳工作，以期在本年底重振旗鼓，促其實現，這也是菲島民族精神的表示。

本週宣傳要點——致起來肅清西北叛逆

本週時局，各級黨部宣傳機關，及輿論界，應就以下幾點，給民衆以深刻的認識，與一致的努力：

(一)本年五月間，馮玉祥擅調軍隊，斬斷鐵路，破壞統一，抗拒中央，脅迫國府明令撤職緝拿，旋因其悔罪引退，自請出洋，國府曲予優容，免其處分，予以自新，其所屬部隊，原爲國家軍隊，迭經親切宣慰，一視同仁，絕無歧視之輩。自五月以來，中央接濟西北方面軍費，已達壹千五百萬元，糧食壹百餘萬石，其他軍裝糧食軍用品等無算。

最近實施編遣，所有第二編遣區編遣事宜，仍責成前第二集團軍人員辦理。所以體恤而成全之者蓋已無微不至。乃宋哲元，石敬亭等，爲求保持封建集團之勢力，竟敢反抗編遣，蓄意破壞，煽動叛變，藉兵作亂，以少數人割據之私心，不惜遺禍黨國。此在國法爲叛逆，在黨紀爲反革命。

(二)中東路事件，爲蘇俄帝國擾亂中國而起，當我收回該路之初，即有馮玉祥之謀逆，幸以國人秉正義以討伐，馮逆乃不勝慚而遁避，而蘇俄對於中東路之交涉，亦若斷若續，多方規避。迨宋哲元石敬亭等重起叛變，蘇俄遂亦大舉向我進攻，致同江因此失守，國軍犧牲無算，人民損失尤烈，是宋石等之弄兵，完全係爲蘇俄作內應，公然賣國，其罪重於張邦昌，石敬亭者萬萬，我全國有血性求自由之同胞，絕不應令此類漢奸得以倖存，以滅我種族也。

(三)查本年一月，開編遣會議第一次大會時，據馮玉祥報告，該區兵額爲二十七萬，五月間馮系部隊通電，竟自稱有五十萬。該區原有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劉鎮華，楊虎臣，唐液池等部約十餘萬人，自五月以後，已直屬中央。乃八月間實施編遣會議時，又據該區報告兵額爲三十九萬。其擅招新兵，收編土匪，以擴張勢力之陰謀，更昭然若揭。本月燕日宋石等竟敢聯名通電，誣毀中央，并公然聲言即日出兵，毫無忌憚，似此破壞統一，阻撓建設，違背編遣決議，擅增鉅額軍隊，誠屬人人得而誅之。

(四)當此外侮浩繁，民生憔悴，鞏固中央，完成統一，實爲救國惟一要圖。尤以編遣實施會議之決議，出於全國武裝同志一致之公意，各該將領稍有天良，應如何誠意服從中央，切實辦理編遣。乃擅動干戈，重興戰禍，使統一甫成之國家，再陷於風雲閣澹之狀，使喘息方蘇之民衆，復墮入鋒鏑水火之中，是自絕於黨國，自絕於民衆，中央爲振飾綱紀，保護人民，自應大張撻伐，殲此兇頑。

(五)此次聲討西北逆軍，乃爲黨國處置逆將，整肅紀綱，斷不可視之爲尋常之內戰。蓋逆軍反對編遣，中央則實行

編遣，逆軍破壞統一，中央則鞏固統一，逆軍擾亂和平，中央則保障和平，逆軍違反民意，中央則順從民意，是非顛逆，理至明顯。而且逆軍強迫種煙，釀成災荒，屯積賑糧，餓殍載途。西北數千萬同胞不但不接到三民主義的福音，方且沉淪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中央若舍西北數千萬同胞於不顧，將何以自解於國民革命謀全民福利之旨。我全國民衆此時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一致起來，肅清西北叛逆，拯救西北民衆之疾苦。

(六)吾人須知馮系逆軍，乃中國統一之最後障礙，逆軍叛變，又爲反動勢力之最後掙扎，現在張俞兩逆，已先後敗亡，西南叛亂即將肅清，至于改組派挑撥離間，買空賣空之搗亂伎倆，此時乘機造謠，自屬意中，然吾人更應知漢賊不兩立，革命與反革命不共存，故數日以來，請纓殲敵，負弩前驅，滅此朝食之電文，有如雪片飛來，則西北叛逆之肅清當不在遠也。

(七)西北叛軍之罪惡，擷髮難數，中央現已決定嚴行申討，大軍亦已次第出動。凡我前敵討逆將士，須知此種封建殘餘軍閥，務須澈底肅清，而後國家始可奠永久統一之基，革命方得有最後成功之望。凡我全體同志，應一致奮起，領導全國民衆，以極熱烈之革命情緒，鼓鑄討逆將士奮勇殺敵之威力，以剷除反動勢力之根株，迅速平定叛亂，以完成革命軍人之天職。至閻錫山同志，公忠體國，已於本月十四日起派衛隊長杜春沂監視馮玉祥，禁止其自由行動，此種適應機宜之處置，尤足以寒叛徒之胆。現在逆軍已陷於羣龍無首之難境，其內部之潰散瓦解，乃勢所必然，我討逆將士奮勇前驅之日，即若輩授首歸降之時，可斷言也。

勘誤

前期本報宣傳要點第十二行「肅行」二字係「肅清」二字之誤，合亟更正。

總理遺著

以革命精神謀建設

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黨部總會演講辭

今日兄弟躬與吾黨親大會，足增榮幸！斯時為民國成立之第二年，國基初定，百端待理，今後之興衰強弱，其關鍵全在代表國民之政黨。各政黨集一般優秀人物，組織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見，活動國內；其影響及於國家政治至遠且大。惟是政黨，欲保持其尊嚴之地位，達利國福民之目的，則所持之黨綱，當隨時勢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黨自身之道德，尤當首先注重，以堅社會之信仰。即徵諸各文明國之黨史，亦莫不如是。吾國民黨，由革命志士各政團組織而成，本吾民國之精華！吾革命黨人，昔為秘密團體，一言一行，雖理由充足，然以干犯專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布。祇以吾黨所持之民權，民族，民生三大主義，適合乎世界大勢，及國民心理，故一呼萬應，卒達革命目的。自去歲民國成立，吾黨竟堂堂正正開大會於國內，研究建設民國諸問題，一言一行，均足以為輕重於現在之民國。須知此等境遇，悉由諸先烈之熱血換來，吾黨誠不可不珍重視之，兢兢進行，有以慰諸先烈於地下。況吾黨方破壞專制政府，正值建設之始，不得謂革命成功，責任已盡。蓋破壞乃暫時的作用，建設乃永久的事業。例如法美革命而後，共和告成，日謀建設，未敢曰

盡臻完善；故法美政黨，尚日謀建設之法，進步尙無已時。吾中華積數千年專制國之惡習，一旦改革，千端萬緒，不易整理，而今而後，立國大計，即首在排去專制時代之種種惡習，乃能發現文明國家之新精神，此亦國民不可不注意之事。吾國民黨，現在國內，能占優勢，固全恃平羣策羣力，但政黨之發展，不在乎一時勢力之強弱，以為進退；全視乎黨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結果之勝負；使政黨之聲勢雖大，而黨員之智能道德低下，內容腐敗，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養善政黨應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勢力薄弱，亦有發達之一日。例如前清時代，吾革命黨勢力甚微，同人附和清政府者最多，祇以同志諸公抱定宗旨，誓死不變，吾黨主張之理論，又適應乎社會之需要，故不及十年，舉國響應，萬鈞之壓力，一掃而去之。由是觀之，黨勢之大小不必問，祇須問吾黨所主張政策及平日行動，能否合乎公理？能否與時勢相應？果所抱之政策正大明確，且得一般國民之贊同，雖千難百折，必可望最後之戰勝。至於對於他黨，除商榷意見而外，一切意氣之爭，匪特非所必要，且足以損政黨之榮譽。今不正式國會正式政府成立期不遠，尤不能不精心研究，冀產出一最良之憲法，以為立

國之根本。吾國民黨員，果人人以當年經營革命之精神，用溫和穩健之手段，共謀建設民國之事業，則黨事發展，與國事之進步

遷都問題

——民國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平參議院歡迎會演講辭——

兄弟今日所最希望參議員諸君者，在於民國建都一事。北京以地勢險，本可為民國首都，故自明迄清，俱無遷移，而北有山海關、南有津沽，烟台林立，國防亦固，此兄弟二十年來所目睹者也。無如庚子以後，國權喪失，形勢一變，南北險要，蕩若平夷，甚至以一國都城之內，外人居留，特設區域，砲台高聳，兵隊環集，是無異陷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被束其手足。此後我若舉行練兵增防，彼必橫行干涉，甚且彼亦愈增兵設防。而況都城地點，北鄰兩大強國，俄在蒙古，日占南滿，韓滿交通日便，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如此可知時勢不同，斷難拘守舊說。在前清時代，舉國上下，敷衍因循，遺誤至此，可勝浩嘆！兄弟之為此言者，非好事變遷，實國家中心之政府，處此危城，萬無發展之餘地，為可哀也！即如兄弟此次來京，前日至交民巷，我兵有一人誤入外人門戶，次日外人即有公文到外交部，責我違背條約。本國人在本國都城內，受外人限制，此地尚可一朝居乎？古人謂城下之盟，為喪權辱國，諸君試想，

必有十倍於昔日者。今日兄弟對於黨員，實有無窮之希望焉！

一二

國都內受此限制，辱登極如城下之盟？夫亞洲國家，強如日本，弱至暹羅，皆無受困至此者，而我以莫大之古國，新造之邦基，豈可不於此首謀位置？故兄弟謂北京，萬不可居，將來須急遷移，至於地點，則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無處不可。春間武昌南京之爭，皆不成問題，亦非謂武昌陸海較遠，即可圖存，蓋國存在能自強、如不自強，即遷至成都，賊亦能往，不過目前擇一陸外人稍遠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便於自由練兵從容活動耳。今日世界各國，乃武裝的和平，無事時不知感覺，一旦有事，北京政府只有坐以待斃。兄弟來京，認此為最大問題，二三日後即將與袁總統詳細協商，在袁總統對此亦無異成見，將來不難得其同意。至有謂遷都為外人所不許者，兄弟謂外人斷不至如此野蠻，我之國都，我欲遷徙，外人不應無理干涉，若担保其無意外危害，諒外人亦必以我之遷都為然。兄弟所見如此，願參議員諸君注意，是所切望！

選 錄

種種反革命與革命人生觀

胡漢民

十八年十月七日在中央黨部 總理紀念週講演詞

各位同志：兩三星期以來謠言發生得很多，現在大概已漸平息了。我們對於謠言，不要管他有何影響，先問為什麼常有謠言。想來除了一般專以小報為消遣，茶餘飯後，信口開河的人以外，大概還有三種人是專造謠言的！

第一種造謠者，乃自來不要中國好起來，不要中國民族興起來的人，老說，就是帝國主義者！他們差不多與中國誓不兩立。現在中國因國民革命而復興，國民革命是以他們為對象，要奪去他們在中國的一切不正當利益，他們對本黨和國民政府，非竭力反對不可，因此便常造謠言。這種事例，我們隨處可以見到，毋庸贅述了。他們的任何宣傳機關，從不肯對國民政府，或中國人民依照公理講一句話。如上次來我國的美國記者團，因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賄賂，甚至昌言中國應該出賣東三省，日本應該收買東三省；又說中國有水旱災都由於政府不好，外人不必幫助拯救。我們聽聽：這就是所謂文明國家的輿論代表，何以荒謬怪誕，一至於此！其背後的作用如何？其進取的方向如何，除掉捏造謠言，恃強凌弱以外，還有別的話嗎！

第二種造謠者，大概是國內失意的軍人政客，這種人的用心，對於國家社會，本來無所關，祇想找他們自己的出路而已。當出路找不出來時，自己又不肯估量自己的能力，究竟應該怎樣辦，

却在窮愁無聊之中，專門乘機造謠，亂攪一下，以圖進退。即如前年廣州的事，動輒到底何在呢？廣州人民被共產黨殺了幾天，房屋被燒了幾天，結果便宜的却是乘機捲走幾十萬的甘乃光陳公博之流！現在這班人又想來找出路，找機會了，便重行造起謠言來。

第三種造謠者，原屬本黨有歷史的同志，但現在慢慢變或反動者，與第二種人相彷彿了。其原因也是為了個人失意，無地位，找出路的心太急，便忘了黨員的天職與義務，而專門去反對他們眼中認為目前地位的人。他們的是非，祇是對人的問題而已，誰使他失意失了地位的，他就反對誰，就造謠的謠言。

以上三種造謠者之中，第一種帝國主義者，明明明白是反革命的，再也不必去說他。第二種不過想造機會來自私自利，並無所謂政見，充其願望，是捲走幾十萬而去。這種人在本黨的歷史如何呢？原來他們對於政治，是毫無宗旨的。忽而做共產黨，忽而做陳炯明的走狗，忽而又騙人家說已經脫離共產黨，認真追隨本黨革命了，忽而暗中仍變為共產黨，做時黨份子……從前幾位超一會保皇，一會革命，有人送他一個徽號，是「騙騙先生」。現在這類人的門道更多，只要有機會可投，有款可掙，什麼也不管，騙騙不足以喻其奸，真是品格最下流的！至於第三種造謠者，祇知人我怨惡分明，而置黨國大義於不顧，乃 總理與國家民族的

罪人，雖欲恕之而無由！總理早已說過，團體有自由，個人無自由，革命黨的黨員，祇有服務與犧牲是本分，此外有什麼話說！連自由都沒有，還有什麼失意不失意，地位不地位！這班人爲何不想到自己在黨中所有的一點點歷史是憑什麼做成的！是憑的得意與有位置嗎？則開過革命工作；只有革命工作，才能造成革命者光榮的歷史。曾有歷史的同志，不知格外努力工作去光大它，却在反革命方面努力，幫助別人去反革命，打算在自己的歷史之中，把國民黨送給共產黨，把中國送給外人，究竟是何心肝呢！

現在第二三種造謠者，同在「改組派」一個旗幟下活躍。所謂改組派除掉造謠生事，挑撥離間以外，別的沒有了，它實在是買空賣空的。但是它怕人說它這一層，便常對人表示，它也有些本錢。本錢爲何？便是張發奎之流亞了。其實張發奎那裏承認是改組派的本錢。張發奎說要剷除腐化份子，而改組派裏面却有吳光新，曾鏡萬，吳佩孚等人的代表，甚至張宗昌，陳炯明也派人參加。這樣的集合，連造反都够不上，那裏還配說改組！連合這些國人所不齒的人去改組中國國民黨，結果如何，誰不好笑！自身終無以取信於人，徒然造些謠言，一而再，再而三的鬼混，替他們設想，也不知究竟算一回什麼事！

至於張發奎這個人，兄弟認識他很早，恐怕今天在座的同志中沒有早過兄弟了。他最初做學生時，隨朱執信先生到澳門去，兄弟就知其人。後來他在鄧仲元部下充連營長，兄弟在大本營曾屢屢調遣過他。他的好處在勇于打仗。他帶的廣東軍隊，本來經過黨的訓練，主義的陶融，頗知爲革命犧牲，于是格外見他好。他有兩個很大的知識：一乃頭腦簡單，性情暴躁。記得他在

仲元同志一師中營營長時，有一天，仲元就師部大廳裏召集部下商量事情，大廳裏本有他的一張桌子，副官將那桌子移開一下，不料他忽然發起神經病來，大聲說：「什麼人敢移動我的桌子！」副官道：「是師長的命令。」他說：「不行！」便拔出手槍來道：「誰移動我的桌子，我就和誰拚命！」其行爲舉動可笑到如此。有人以爲他很佩服汪先生，其實也沒證據。現在譚延闓先生已到南京，我們可以問他：張發奎由武漢到江西時，曾打一個電報給汪先生，罵得他狗血淋頭，汪先生接到電報，氣得兩手發顫。譚先生勸汪先生：「算了吧，這種人儘可不必理他。」可知張發奎所表示的是非，完全無所謂的，差不多都是感情用事，一時氣覺的衝動而已。他第二個短處是心地狹窄，隨便什麼事，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毫無做大將的氣量。前他歸大本營副司令，教他去打東江西江時，無論給什麼任務，他總以爲不當，那種任務不該給他，他與友軍共同作戰，不問左右前後的軍隊如何，然後他總說旁的軍隊對他不起。我們只要知道他有這兩個短處，也可以想見其整個的爲人了。

張發奎這次的背叛中央，事情很簡單。他原有三團軍隊，屬於運送補充等作用的，他要把它們合併起來，請於中央，中央因其抵觸編遣，不答應他，他心裡就不願意。同時總司令又調他的軍隊到臨海路去，他又懷疑有什麼事故，於是跑去大做反動了。其人的腦筋簡單到如此，實在可怪！他竟不想他是同屬黨國的軍隊，何能不服從中央命令？他竟忘記當年他的軍隊被人利用，獲得共產黨在廣州大燒大殺幾天，他負罪何窮！這次他又準備給人利用了。他竟不想他從廣州出來，中央何以仍給予於原，而命令各省接濟他？無非念他過去有相當的革命歷史，希望他將來

再爲國奮鬥，不料他終於野性難馴，不是個真革命的，這次又經叛變，中央何能再加寬宥呢？

廣西方面的俞作柏，最近又不願編遣，竟和點驗委員爲難，并爲改組派利用。他的部下原有三部分：一是呂煥炎的，一是楊騰輝的，一是李明瑞的。呂煥炎早已反正，中央任爲副總指揮了。本月四日，廣東軍隊到了梧州；五日，伯明總指揮也可以到梧；至於中央直接派去的軍隊，三日便到了北江。但楊騰輝近也通電反俞，祇有李明瑞還隨着俞亂攪，而他的部下也都離叛而去。所以在廣西方面，已無仗可打，不久便可完全解決了。廣西方面既如此，那發奎的軍隊也就沒有多大力量，至多在短時期內，做一下湘桂間的流寇而已。

近來許多軍事上的反動，可算都根於編遣一事，這件事的道理，其實極明白，而事實上竟還有許多人不明白，真是怪事！有些人以爲編遣是消極的事情而不知它正是積極的。我們對於這件事的努力，不能下于從前的北伐，打倒軍閥。初編遣發動時，桂系以二三十萬軍隊鬧起來，現在張發奎俞作柏等又發動了。但是中央能够怕他們鬧下去，便不編遣嗎？國民會因爲他們前仆後起的作亂，便放棄或更改編遣的要求嗎？他們想從自己違反中央的小把戲鬧開頭，然後讓種種藉口者，懷挾莫大私慾者，更從政治上鬧成把戲，他們的軍閥生活，便可以延長下去了。這種想法，實在是其愚不可及！革命的潮流現在已深浸全國國民的心理，不管是誰，只要他假革命，反革命，國民就會唾而棄之，毫無容情！國民革命第一對象是軍閥，革命軍與軍閥的分別，就在能否爲國民實行編遣。反動者若從別的事情鬧起，鼓其如簧之舌，或者尚可欺人一時，若從編遣鬧起，老實就是自己証實自己爲新

軍閥，爲反革命而已。誰還能利用誰去成功什麼，延長什麼呢！行見種種造謠者，與反編遣者，互相催促，聯袂走入坟墓而已！這一點我們總希望就是極不明白的人也及早明白才好。

再說到許多確實服從過 總理的同志，自 總理逝世後，會一个一个的變成現在的模樣倒行逆施起來，究竟是什麼原因？是這班人一離開 總理那樣偉大的領袖，便不能做人嗎？是本黨統一了全國，代行治權的不是，使這班人眼紅了，認爲真大權利當前，因而私慾陡增終于自崩嗎？據兄弟看來，這班人乃因根本不曾了解革命的人生觀如何，即令 總理仍在，即令讓他握了政權，他終于要走上自絕的一條路的。民國六七年間有人以爲中國和西洋的倫理不同；在西洋的倫理中，事事重競爭，一點不讓，所以事事有進步；而中國人事事以安守分爲美德，所以事事無進步；因此其人便拼命攻擊中國的倫理道德，其實大錯！我們要把中國的倫理看清楚，實際上並不是那一回事。中國道德對個人的享樂，向來是主張儉與讓的。而且所謂儉和讓，多指物質的享受而言。至於學問上、事功上，却非常主理積極，所謂「自強不息」，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何嘗叫我們也和個人享樂一樣一味儉讓呢？在中國最有勢力的古書，如論語孟子等，其中絕找不出過事退讓的話來，我們萬萬不可看錯了。就是西洋的倫理，也沒有說不問權利義務，都要應有盡有的去搶奪。有人由這上面的錯誤，便認爲提到我們的民族精神，提到中國的倫理，惟有保守而已；同時又以爲該個人的種種增華，擴張發展，乃外國做人的道理，不可厚非。於是守約甘貧的古訓，統統被嗤爲太腐；不管自己對國家社會的責任如何，以及僅僅應有的相當生活如何，而只管去追逐物的享受。結果弄得心身俱疲，公私交敗，什麼革命的全

功，建國的大業，格外談不到了，豈不可歎！

兄弟覺得近來無論做黨務工作，或做政治工作的人，對於生活問題，往往解決了還未解決。老是成問題，老是待解決，為什麼？就是物的需要在那裏無限制地提高，例如每月本用一百元的，不久便擴充到二百元，本用二百元的，不久便擴充到四百元。常生活問題常在要解決之中，工作服務便不能專心一致，而大受其影響了。如果環境不容他那樣一路解決下去，他便感覺沒有出路，東一比較，西一比較，生出許多不平，許多牢騷來。更有入毫不客氣地說：『我每月非幾百元，不敷生活，』坦然地要求兼差兼薪。這些人完全忘却他是在革命黨革命政府之下，做的是革命工作，完全忘却自己是個革命者，或應該追隨革命者去做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面聽憑物的享受無限放縱，總不肯加以約束節省，一面刻意圖謀物的報酬增加，並不斷愧自己所以為社會服務的，終不過那一點點才能精力而已，結果是大家只看重權利，不看重義務，只能努力消費，並不能努力生產。試問重權利，輕義務，如何去竟革命的全功？消費總是超過生產，又如何去成建國大業？革命不成，國家不立，各個人的生命享受種種，又在那裡？

無論如何，個人的物的條件，是不應該讓他來屈服革命者的，革命者應有革命者獨到的人生觀。記得民國七八年間，朱執信先生說過：『我們革命黨人應以唯物史觀待人而以超人自待。』他以爲我們自己的地位應該看得超乎常人之上，而不斤斤于物質方面。我們要另外創造一個徹底的人生觀。我們要時刻不忘國際間對我們的政治經濟侵略，正一天厲害一天，我國的國民經濟狀況，正一天低落一天，而我們國民的慾望却一天高似一天。革命

隨者如果不趕緊截斷個人的過分的物的享受，去替國民謀普遍的永久的物的解決，那定要弄到整個民族沒有出路而後已。總理所謂惟其要有飯大家吃，必須趕緊起飯碗來，也是教革命者以解決多數人的飯碗問題為職志。究竟飯碗怎樣造呢？自然要從建設上着手。大家犧牲自己，先建設好國家，民族有了出路，國民都有了飯碗，各個人的一切自然就在裏面。若祇爲自己找出路，找之不已，所認爲出路者，一定就要離開黨，離開革命，甚至離開國家民族了。當真這樣就是我們的出路嗎？

這一點我們竭誠希望許多有歷史的老同志，先立刻覺悟。大家如果誠心誠意，一心一意，去建設國家，而不在人我之間有所不放鬆，那就免掉許多的糾紛了。說到建設，有總理的全都遺教在着，誰敢違背！又誰能在總理遺教以外，又舉出什麼理論來，而非難旁人！至于從人我之見上發出來的種種不負責任的攻擊，是不值一顧的。上海某英文報反看得很清楚，它說：『試問現在所謂改組派，對於建國的計劃主張，與中央當局現在正在推進的，究竟有什麼不同？既然相同。又紛紛擾擾何爲呢？這些計劃，都不是一時做得好，做得圓滿的。現在誰能說不受事實的限制，立刻可以做得好呢？』這一個批評，似乎很公允。中央的人對於目前的成績，當然自己也不滿意，但大家如果平心靜氣地前後比一比，也就絕對不敢自餒，而且格外努力向前了。倘無限制地以今昔相比，那是太麻煩了，而且總脫不了個人間的關係。兄弟向來不願說近於標榜的話，我們祇就十六年遷移南京後的國民政府，和在廣東時的國民政府比一下看。在這一個比較之下，我們至少應該感覺：十六年後的國民政府完全是我們自己的，而以前在廣東的國民政府未脫鮑羅廷的假面，可算是本黨與共產黨所共有的。

那時政府中有所主張，更不經過什麼會議，就要施羅廷議決可便是了，施羅廷簡直是當時的太上政府！以堂堂的國民政府，處處受制於一客卿，把總理的主義政策一切都拋棄了，回想起來，還不夠我們凡是。總理的忠實同志，忠實信徒，痛哭流涕麼？還不夠爲我們危如累卵的國家民族搥一把汗麼？總理逝世後，曾幾何時，已弄到那個地步，這固然是全黨同志的錯誤。但是當時負責任最重的同志，更該如何的慚愧呢！我們既把國民政府從施羅廷手裡奪回來，如果又被總理的罪人，國家民族的罪人，盡番謠言，一班空言空實的把戲，便又動搖了，那我們的慚疚又將如何呢！

現在建設大業，雖尚未能着着進行，如我們最初的理想，但

軍人與統一

民國成立已十餘年，不特三民主義沒有實現，國民革命沒有成功，而在十餘年當中，反形成了分裂割據的局面。這種現象，誰也知道是一般軍人自私自利造成的結果。學生，商人，工人，農人，絕不會有反對統一的思想，不單是不反對統一，而且是天天渴望着統一。渴望着革命的成功。就是以縱橫捍衛爲生活，利天下之亂，而不利其治的官僚政客，縱然心理是十二萬分的不願意統一，不願意革命成功，却也沒有反對統一妨害革命的力量，心裏不願意統一，不願意革命成功，而且有力足以妨害統一妨害革命的，只是所謂有槍有械的軍人，自私自利的軍人，是國家統一真正唯一的障礙。整個的民族，因國家不統一，三民主義未實現，而長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全國人民，因國家不統一，三民主義

我們絕不丟棄總理的主義政策，倒行逆施，絕不爲個人找出路，找地位來爭奪。各人祇知盡忠與國民的天職，努力圖進各人所已任的職，已服的事。也不一定要做丁領補，才擔負什麼責任工作；隨時隨地，有我們的職責在。現在的黨與政府總算是我黨與中華民國自己的了，一切都不必請以如施羅廷的太上政府了，那我們惟有竭力打碎種種困難，早日將總理的主義政策表現到全國去。本來革命事業不是什麼單簡的工作，總理努力四十年，才獲得以黨調政的地位。我們現在也祇有按照原有的計劃，一步一步努力去做，一切失意政客，滿腔官憤，新興軍閥的騷擾反動，祇有格外激起我們的決心與勇氣而已。兄弟今天所報告的意見，不過如此，希望各位遇到同志朋友們，也如此加以忠告告勉。

何應欽

未實現，而飽受流離轉徙的痛苦。『時日易喪，余及汝喪亡，』爲生存而發出一致的呼聲，遂創成了『打倒軍閥』的口號！

民衆覺醒，本來是剷除軍閥的利器，由最近數年，一般國民在本黨領導之下，已經打倒了許多強風著名的軍閥，可以得到確不移的證明。然而中國民衆，經過了幾千年專制政體的腐蝕，更加以智識能力的薄弱，大部對於國家政事，不願過問，中國的民衆，是極端忠實而且柔順的民衆，有了極端忠實而且柔順的民衆，自私自利的軍人，也就不難得着極端忠實而且柔順的民衆，自私自利的軍人，也就又起，真正統一的政權，始終還不是事實，而只是全國人民的希望。中國人民，需要統一的急迫，用不着如何煩費解釋，不統一不能謀一切建設，不統一不能抵抗帝國

主義的歧路，不統一不能解除民衆的痛苦，不統一不能謀取政權的統一，不統一不能實現總理全部的遺教。總之，統一是我國的先決問題，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也是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以如此急迫的問題，一方面固然以喚醒民衆自覺的起來而統一，防止軍閥再生為根本解決之法，但同時也希望全國的軍人，由過去的經驗，知到這問題之無能倖存，大衆都有一種新的覺悟，犧牲了個人的利益，以促成真正的統一，使國家免於危亡，才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現在中國軍人，對於國家所負的責任，真是重大之極，儘可以說中國的存亡榮辱，都在這一般軍人身上。軍人是統一的障礙，同時也是統一的推進者；是革命的對象，也是革命的功臣；是革命的障礙，一轉念之間，一舉手之勞，便可轉到，功過難言，完全在現代軍人的目擇了。軍人對於統一有如此的關係，就應該檢點自己，對一切妨害革命統一的封建思想，進行排除，然後才真是一個國家的軍人，而不致誤入反革命的歧路。

足以妨害統一的封建思想，大約不外個人思想，地域思想，系統思想三種。個人思想太重，一方面是隨時造成個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則只知維護私人，作私人的工具，想造成個人的力量，便是擁兵自衛甘為軍閥，只知維護私人而忘却三民主義，忘却中央忘却軍人應盡的責任，結果是將他人造成軍閥，而自己也不過是一個禍國殃民的傀儡。總之，當軍人的，如果只知道個人而不知有中央，有國家，則直接妨害統一的完成，間接妨害主義的實現。我們要知道軍隊最大的職責，在捍衛國家，作革命的先鋒，實行三民主義，軍隊的性質，當然屬於國家所有。世界各國，軍隊必當統一於中央，絕沒有分屬於地方，各自為政的。軍隊

不能有東西南北以及省界縣界之分。軍隊駐在的多寡，應隨防衛要的程度而定，並不是每省平均分駐，而且駐在一省的軍隊長官，當然不一定是那一省的人。服兵役是國民對於國家的義務，若果以地域為限，甲省的軍人，只知道有甲省，乙省的軍人，只知道有乙省，便是將整個的國家分裂為若干部分了，所以，當軍人的絕對不能抱着地域思想，有了地域思想，便是軍閥之一，國家的統一，革命成功的障礙。近年以來，經過了革命高潮的洗禮，從前個人思想地域思想勢力，漸漸衰弱，惟有系統思想仍根深蒂固，還在牢不可破。有少數軍人，都還在不明白，人對於國家所有的責任和關係，而自認爲某一系統份子，個行爲的勢力，都要以某一系統的利為前提，這是多麼重大的錯誤，軍隊的目的根本就不應有系統的分別，所謂系統，乃是軍隊的運用與否自利的結合，在統一意義之下，在國民革命軍之下，所有軍隊素來因歷史習慣以及工作環境而形成的特殊系統，應必須打破，要打破一切封建的系統，然後才有建設新軍的可能。當一個軍人在中國的軍人，應該明瞭自己國家地位的重要，應該明瞭自己對於統一戰線的責任的重大，要將自己的身心完全貢獻於國家，如果整個的國家裏面，還不忘封建系統的觀念，一定要求對自己是一系統的軍人，而不承認國家的軍人，實在不是走之而進焉，更談利益方面來說：現在中國只有整個國家有利益，民衆的利益才是真正利益。每一軍人，都應公認民衆利益為利益，民衆利益和軍隊利益沒有衝突，只爭個人的利益，手執利刃，身負國家利益，豈不兩全其美，如此下去，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天加甚，國家財政的破產，無從可以挽救，民衆已陷於滅亡，所謂個人利益，系統的利，又在那裏，軍隊不統一，大

軍閥是不生產的，一切消遣都是其他民族的血汗，人類未到大同之世，相互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爲保護民族的生存，不能不有相當的武力，於是每一部族人民衆，便武裝起來，擔當這種重要的使命。這就是國家軍隊存在的意義，這有了民族意識，喪失了爲民族利益而奮鬥的精神，就是辱沒做人的資格。

這一的障礙，并不在少數人，縱然多數人想自反自料，若果沒有大多數的人，存着封建思想去設着障礙，少數野心家，絕對不會有存在的。可是如果多數的軍人，還存着個人地域未洗種族的封建思想，還見不到國家民族的利害，還不，落自身應負的責任，那就危險極了。

現在是要通實施的時期，軍事能否整理，真正的統一能否實現，就要看通實施的進行，能否徹底。軍人們，要救國嗎？還是要亡國呢？若不熱心亡國，所有行動，必須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剷除一切個人建派系統種種自私自利的封建思想。我們除了隨時檢閱自己而外，凡遇有封建思想的軍人，應該立刻剷除。正他的錯誤，不讓其自尋毀滅。我們更在最初期間使全中國軍隊

剷除中國統一最後的障礙

十一月十一日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

同鄉們！同鄉們！現在四七叛亂日甚，七叛八，八長敵等，擅自動兵，逆跡昭著，大家務已看透了。中央下令討伐，基於

裏面一切封建的系統都破壞了，要保全中國的軍人只有「爲國」的軍人。

現在少數的軍人，或者還有一種極正確的思想，他們以為一種統一於中央，恐怕還是不必要。統一於某一部，或者是一個人，或者只此幾口軍隊與軍隊，這是由於不明白革命的真義，不知道革命為何物。我們現在的政府是一黨至今，同志們須看一黨革命與衆創造起來，維護起來的，也就是一黨革命同志和一黨革命衆的熱血和意志。集成的。現在的中央是全革命衆的中央，並不是任何一部分人或者任何個人的中央，要從中央，統一於中央，也就更難從全革命衆，統一於全國，衆，凡是一個革命同志，尤其是革命的事人，對此必須。深刻的認識，國家的元首，政府的主席，是革命同志中最努力的一個，古語云：成難慮慮可以渡難，他是不過等想不替犧牲，維護革命同志和民衆，爲民衆衆的科益而奮鬥，想無所顧忌。所以我們應該是不過難的將革命事之中央，服從國家元首的命令和指導，只從國家元首統一，確保軍人的命令，是不會輕視自說，處處爲自己打算，結果一定吃虧。即使爲軍人而進，終不爲革命而進，自己打算，而，應該一將革命命人，自由必應的戰中進，恐怕不能從量短見內，建設完成嗎？我們應該檢點看自己，勸誡看別人，使全山實的軍人都一齊覺悟起來，這是我們的希望，也就是我們的責任。

金士驊

黨所要求，在這些地方，恢復和平，這正是全國渴望，中央所應提
前舉行的。因為中國一黨的主權，是在方蔣和平，不和不能等

統一，不統一，則不能實行建設。但若不切實籌備軍事，則未幾必起變，是心志不固，力不足。大家知道，現在中國的兵額，有二百多萬，全年的收入，只有不飽六千多萬，軍費占去四億二千多萬。以這大資金，養備大的軍額，「人力」和「財力」兩者都未肯於正當用途，所以實施編遣是維持和平國家統一和從事建設的先決問題。

不切實籌備軍隊正在進行之際，西北諸逆——宋哲元石敬亭等，製造謠言，惡言詆毀中央，又擅動兵戈，破壞和平統一，阻撓編遣進行，藉端把中國一般的生機，摧殘淨盡，陷國於萬劫不復之域。說來是何等的痛心，何等的憤慨！他們——宋石諸逆——本是封建集團，變相的軍閥，平日不知有黨，不知有國，更不知甚麼是主義。他們四處之中，完全為地盤思想，權利思想所操縱。他們當初加入我革命軍，原來以投機手段，專為擴張他一系的權利起見，本該不上救國救民的大事業。現在他們看見編遣軍隊，是要縮小他們的勢力，減殺他們的權利，所以他們便倒行逆施，作最後之掙扎。

本年夏間，馮系叛黨孫良誠，擅自移兵，破壞編遣，使陝甘的叛黨，無從運輸，吳民每天餓死者，不知其數，中央與西北感情重大，鄭重用兵，張系響應，亦悔罪輸誠，中央以寬大為懷，不加追究。數月以來，中央接濟他們的糧餉被服，一體待遇。這種苦心，一來為救西北垂死的吳黎，二來圖自進自新之路，稍需時日，委曲求全，一俟編遣辦理就緒，然後一切建設，自然地日有起色。不意馮系諸逆野心難馴，既騙得中央的餉餉，又復進

擊吳民的糧餉，藉端重奪電報，為反抗中央的事體。大家知道陝甘的吳，只是到了「易子而食」的慘狀，西北諸逆眼見得這種可惡可憐的現象，不特不肯悔改，反趁吳民極貧，將他們自私自利的勾當，這是何等痛心，何等殘暴！即此一端，就可以看見馮系諸逆，禍國殃民之一般了。

現在全國民衆，正是渴望和平，馮系諸逆，偏要破壞和平；全國民衆，正在力謀統一，馮系諸逆，偏要破壞統一；全國民衆，正在協助編遣進行，馮系諸逆，偏要阻撓編遣；全國民衆，正在擁護中央，馮系諸逆，偏要反抗中央；俗語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不是一種特殊之物，就是民意的總匯，馮系諸逆，事事違反民意，違反民意，就是逆天，逆天者斷然滅亡，并且亡得很快。這的不要說，只看最近的李、白、金、李、達反民意，破壞和平，結果自速其亡，這是切近的証據。我國辛亥革命，所以能產，是因對於袁世凱存了一念姑息之心，弄成十幾年內亂。現在馮系諸逆是中國統一最後的障礙，若果再存姑息，不徹底解決他們，偏要養好，留作他日的後患，那末我們革命，就失了意義。

某是一個軍人，軍人以服從中央命令為天職，以維持和平為職志，若有維護中央愛護和平者，自然引以為友，若有反抗中央破壞和平者，則引以為敵，某此次奉令督師，討伐馮系諸逆，誓將貫徹此種主張，以掃除這最後的障礙。同胞們！同志們！大家起來，一致擁護中央，討伐叛逆，馮系小醜早不難解決的。馮系封建集團消滅以後，國家就會統一，三民主義就會實現，一切建設會日新月異而不同，國力就會日加強厚，廢除不平等條約，求得國際自由平等，都可以辦到了。

專載

中央第四十次常務會議

十八年十月七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十八年十月七日上午十時，開第四十次常務會議，(臨時會)出席者：胡漢民，葉楚傖，陳果夫，何應欽，何森，何立夫，張繼，劉峙，熊希齡，李文範，馬超俊，陳英，克典，趙鳳文，邵子予，王伯群，主席：果夫。二議各案如下：

(一) 派鄭季平，方維雲，韓德厚，孫支柔，陳繼烈，章慶龍，郭顯侯，王曾鵬，張文中九人，為駐法總支部籌備委員會。
(二) 中央監察委員會，為維持紀綱上起見，對執行委員會呈，據第九區黨部呈稱第十一區分支部執行委員何鳳鳴，候補執行委員趙明，偽造印信，擅發傳單，並派員暗殺黨員，請派一黨，經審查屬實，呈請第六次常會，決議撤職，並對明，開除黨籍，抄回印信，並查照公決執行案。

決議：照辦。

(三) 中央政務委員會函請中央組織部函送南北政治分會

中央第一九九次政治會議

十八年十月九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於十八年十月九日上午九時，開第

一百九十九次會議，出席者：趙鳳文，古應芬，葉楚傖，劉峙，張繼，陳果夫，何應欽，何森，何立夫，張繼，劉峙，熊希齡，李文範，馬超俊，陳英，克典，趙鳳文，邵子予，王伯群，主席：果夫。二議各案如下：

決議：照辦。

(四) 決議：從前曾入黨，而因各種事遂上之降時，未盡履行登記，並經補辦程序，為正式黨員之辦法，修正如左：一，因革命入黨，不能履行登記者，二，進行途中，結黨登記時，三，所在地方無登記機關，或因兵匪之亂，不能與黨部交通，並經登記時者；

合於以上三類之一者，除照章在區分黨部履行入黨手續外，有中央或省黨部執行委員二人以上之證明，或社會證明者，經中央組織部特許，提出中央當面通過，得免除其預備黨員程序，呈請登記由中央組織部核定之。

，蔣中正，林森，馮力子，譚延闓；列席者：李文範，劉紀文，王伯群，陳立夫，曾養甫，王正廷，劉重慶，陳英，張元仲，王寵惠中正。決議案：

一，糾委員陳其美氏法務局屬下十四項請願書。

決議：交法律部審查。

二，糾委員陳其美氏傳真提議，查工廠法原則早經本會議決通過，現工廠法應待起草而工廠法原則中有應請解釋者，茲對於

工廠中工人人等應享，工人最低年齡，及最低工資之規定三點，請予解釋，俾資依據。

決議：交法律部審查。

三，糾委員陳其美氏，奉交審查會審查官污吏暫行法，經審查結果，認為公署員職，及侵佔罪，刑律已定有專章，不必另行規定，是否有當請公決。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改組派陳公博等擾害黨國之罪惡與陰謀

中央宣傳部

改組派是一切軍閥與軍官政客等所構成的一大反動集團，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柏文蔚，王樂平，朱霽青，白雲梯，陳樹人，潘雲龍，郭春濤諸人，即為其中堅人物，現在將陳公博等歷年來種種行為，加以詳細評述，俾我同志同胞，得以瞭然於彼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當民國十一年，本黨總理嚴難子廣州白鵝潭的時候，共產黨曾與陳公博明一度勾結，由陳明助五萬元給陳公博在廣州辦報，（其時陳公博為中國大要人之一，民國十年七月共產黨在上海開代表大會時，陳公博曾為共產黨之代表），當時陳公博在報上所編的「討孫記」「海寇記」等文，真是連篇累牘，費盡氣力，極盡詆毀總理與本黨的能事。於此可見陳公博自始何曾有過革命的思想？則其後來加入本黨之動機，以至終於背叛本黨之事實，早在彼未加入本黨以前判定了。

民國十三年春，總理改組本黨，廣納覺悟之青年與革命之民衆，以自會厚革之力而速國民革命之成功。陳公博乃認為千載一時之良機，遂挺身一躍投入本黨，實已包藏禍心日謀於

黨內分割一部勢力，而蓄日後背叛本黨之志。彼等總理逝世之後，即在粵日張目，與其共產黨領袖為好，挾其黨之威勢，竊得政權，一躍而為本黨中央委員兼民部部長，及廣東農工廳長。身兼數職要職，極一時之煥赫。圖更野心勃勃，漸復其本黨之面目，與顧孟餘陳樹人輩，甘為其黨之鷹犬，利用汪精衛先生左派之說，引青年于惡化，迷民衆於歧途，而將右派之領袖，加蓋不忠實革命領袖之上，使不敢對彼陰謀有所糾彈。離間挑撥，縱橫捍衛，遂以造成本黨近數年來分崩離析之惡因。

民國十五年，本黨遵依總理遺志，由粵出師北伐，陳公博輩，則乘軍事進展之秋，努力助其黨為虐，培植勢力，遍佈爪牙，以掩護把持各地之黨羽及民衆迷途。不半年間，其黨勢力遂擴張于粵湘贛等省，而侵佔乎有黨本黨之趨勢。迄武漢克復，長江底定，中央由粵北遷，聲威播於全國，而其黨徒惟恐本黨統一全國，不利於彼黨奪本黨以奪權之陰謀，遂千方百計，竭力攻擊本黨忠實革命領袖。而陳公博輩甘受唆使，仰其鼻息，于是在武漢高唱「反共產即反革命」之口號，誣蔑勞苦為黨之軍事領

補蔣介石同志爲新軍閥。幸蔣與陳毒之離離處爲太上皇，對於兩湖民衆，大張其殘殺焚掠之毒，而陳公博輩果加官晉爵。其一時之彈冠相慶，踴躍滿志，固屬有氣節者所莫能擬其肩背也。

陳公博之初爲共黨而捧陳炯明，繼加入國民黨，終又復投入於共黨之懷何哉？蓋彼輩一心一意所計較者，無非權利。只要能得到權利則捧。陳明以爲孫中山先生可也，依附共黨以破壞國民黨及屠戮民衆亦可也，只要政治部主任有得做，農工青年等部長有得當，就明知共產黨之陰謀害國。亦樂與勾結，其時共黨在武漢之所以氣焰萬丈，實是陳公博輩助桀爲虐之所致。陳公博輩既利令智昏，故時時刻刻莫不想以唯一領袖自居，但其結果，却是自己的人格信用，一落千丈，其故無他，歷史還不到，勞績還不夠，誠信未足以服人，勉強做去，是不可能的，所以陳公博輩一切錯誤的根源，就是在其支配慾太強，因爲支配慾太強，故一切犧牲無國無人民民均當，都不惜做出。

十六年秋，武漢創共情黨，雷厲風行，陳公博輩見環境不佳，乃變更手腕，一面從共黨重要爪牙張逆發等，假追賀龍案擬爲名，回師廣東，另圖大舉，一面竟恬不知恥，自命爲本黨忠實黨員，在武漢組織政治分會，把持壟斷武漢之局面，而進爲抵制中央，迄張發奎抵粵，遂即聯袂南返，連日在廣州舉行其冠冕堂皇之葵園會議，擬在粵另組中央黨部，及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嗣以名不正言不順，不足以號召，故乃改組廣州政治分會，設立軍事委員會，改組省市黨部，佔領軍事政治機關，肆意恣睢，公然與中央對峙，其時陳公博輩既已身膺要職，重握廣東政權，故共黨重要份子楊範安，羅綺園，蘇兆徵，彭湃等，皆紛紛棄舊，託庇於陳公博輩勢力之下，復行囑聚廣州，分道竄徙。

，指揮向受共黨操縱之工人代表會所轄屬各工會，大肆活動，其縱容袒庇共黨之事實，曾已彰彰在人耳目。是年十一月十日，陳公博輩已安定背叛中央之計劃，乃公推汪精衛李濟陳代表赴滬，陽爲籌商中央全體會議，陰實使李陳等，疏其防範，在使汪陳等，留作陪讀，以易達到其目的，故逾十七日與張發奎黃琪翔等，等在廣州發難，圍捕粵桂軍在廣州附近之部隊，屠殺黃埔軍校學生無算，實行奪取廣東省政府，在市內遍貼：「打倒南京政府」反對亡國的清黨與恢復容共政策與擁護左派領袖等荒謬絕倫之標語，並逮捕本黨忠實同志，盡行釋放清黨時期被捕之共黨約四百餘人，縱容其公開活動，以助張逆，由此而釀至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焚殺廣州之慘劇，遂爾實現，赤焰滔天，殘害民生，廣州市繁華完善之區，頃刻變爲灰燼，遺禍禍始，即果尋因，陳公博輩實自死不能做其罪。其時中央仍不覺醒同志之憤，未通子嚴重之處，僅將陳公博輩加以檢舉，留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處分，是中央對陳公博輩，總算由于優容，至再至三，猶希冀其能幡然改悔，挽其錯誤，以共謀無事，孰意陳逆輩仍怙惡不悛，漸演愈深，竟至復向中央作虎狼之反噬耶！

陳公博輩雖成廣州共禍，即大搜款項潛逃香港，銷聲匿跡，以隱其奸，繼因野心未死，又于十七年春，來滬重事活動，復振起其前此在廣州陳炯明辦報之精神，刊行所謂革命評論，繼續高唱其左派之老調，一時以動之刊物，遂如風起雲湧，大多爲陳公博輩直接間接所指導，一方面宣揚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的理論，說國民黨要專爲代表小資產階級和農工階級，一方面對本黨反共最烈的領袖及負責同志，肆意誣毀，攻擊不遺餘地，豈不爲

個個都是反革命，都應在打倒之列，弄得空氣異常緊張，社會秩序不安，是非黑白，消亂莫明，當時情形，宛如清黨以前共黨猖獗發爲似是而非的議論，一般忠實同志也曾被其麻醉過而忽略其本來面目，無形中被其利用完全的時候一樣，陳公博輩在滬玩這種把戲，雖然在表面上不承認是共產黨，但言論上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方法上亦完全是一套共產黨的老把戲，常言道，人以品齊，物以類聚，陳公博輩既在滬宣傳唯物史觀，階級理論而且高揚左派之旗幟，做攻擊國民黨的先鋒，尤其是極力攻擊本黨忠實之革命領袖，于是一般意志薄弱之青年，與國民黨之墮落份子，及被各地所驅逐之共產黨徒，均如蠅逐臭般的，投奔于陳公博輩麾下，而陳公博輩爲要擴充自己之勢力，來重謀大舉，故對於此般人之投奔，不但歡迎之不暇，并且還極力設法收買，所以一切反對國民黨反對中央之徒，都在陳公博輩攻擊中央的掩護之下，來做左派，來借刀殺人，據說陳公博還將其在廣州政治分會所捲

逃得之公款廿四萬元，（廣州政治分會曾匯交蔣總司令軍費廿四萬元，由陳公博經手，而蔣總司令却始終沒有收到此款，去年六月國民政府曾函陳公博，要其交出，）拿出一部分來，開辦了一個叫做大陸大學，來收容這一般所謂左派，儼然以學校來作根據地，指使其左派一般嘍囉，大刊其民衆先鋒，青戰，貫徹，前進，民意，民心，民生，革命戰綫等反動印刷品，在滬大肆宣傳，極力淆亂是非，煽惑青年，且組織所謂A A，B B，C C，D D，等小團體，實行赴各地方黨部搗亂活動，其爭黨的地位之野心，着實比軍閥保地盤還要利害，所以弄到本黨裡面只有黨爭運動，而沒有革命運動，中央或各省黨部所接到的報告，只有黨務的糾紛，只有小組織的搗亂，陳公博輩之如此積極挑撥搗亂

，跡其用心，無非是欲使黨組織的統一局面，重歸于破壞，以製造其重行攫取政權之機會。

陳公博輩既開了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革命的招牌，高唱左翼的論調，到處招搖煽惑，投機取巧，希圖麻痺一般青年，作其政治鬥爭之工具，更復進而收攬本黨墮落份子，及勾結西山會議派以壯聲勢，再有一般共產黨的落伍份子亦隨聲附和，互相勾結，遂成功了一個組織複雜的改組派，而以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柏文蔚，王樂平，朱雲青，白雲梯，陳樹人，潘雲超，郭春濤等，爲其中堅，居然以重行改組本黨自命，然猶恐自身的聲望，不足以號召羣衆，乃又假汪精衛之名義，及各級黨部之名義，以事活動，實則汪遠居海外，是否與彼輩一致尙不可知，至各級黨部聯合辦事處等名目，更不知是何種牛鬼蛇神也。今歲春，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鑒於改組派首魁陳公博顧孟餘之卑鄙墮落，故毅然執行黨的紀律，將其開除黨籍，藉得破壞黨紀者，乃陳公博輩以既絕於黨，復棄於人，乃嗾使其改組派旗幟下之嘍囉，捏造各省黨部及海外黨部之名義，發出傳單通電，誣毀攻擊三大大會，不遺餘力，並且大施其挑撥搗亂賣空買空之卑劣伎倆，利用馮玉祥據地自治之野心，煽動其在西北反抗中央，以圖僥倖底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夫三次代表大會，係照二屆四次全會五次全會決議召集，本黨正當之法統，而四五兩次全會中土法亂，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柏文蔚，白雲梯，郭春濤均一致出席，今彼等反對三次代表大會爲非法，即自承其前此之行動爲悖謬，其不齒於國人，真不是偶然的呵！至於彼輩所煽動之馮玉祥，當其欲發動之始，即遭衆叛親離之禍，不旋踵即已倒敗，而陳公博輩乃不得不另謀捷徑，以進行其挑撥搗亂之陰謀，於是更窮兇

極惡，不惜聯合桂系軍閥及北洋軍閥段祺瑞，張宗昌，吳佩孚，陳炯明等餘孽，搗亂於南北，聯合研究系安福系等一般政客官僚，鼓惑於四處，成爲一反動的大同盟，處心積慮，企圖搗塌內亂，破壞統一，顛覆中央之陰謀與野心，已無所不用其極。但吾人試回顧過去之經驗，反動派之陰謀愈甚，而中央之基礎反愈形鞏固，反動派之叫囂愈烈，而革命勢力，反愈益進展，帝國主義者，軍閥，共產黨，西山會議派等，無一不曾以全力向中央進攻，不惟未嘗動中央之絲毫，反使中央在反動環攻之中愈益穩立。今改組派既又用軍閥共黨之故技，以圖遂其顛仆中央奪取政權之陰謀，則惟有再給其以嚴重之教訓，使其成爲軍閥共黨之絆而已。中央之基礎，已十分穩固，任何反動派之任何攻擊，均不足以動搖的。

自前月發現赤俄利用中東路以赤化我國危害政府之陰謀事件，中央探斷然之處置，驅逐赤俄共黨，收回中東路之後，改組派陳公博輩，即又藉此爲攻擊本黨中央之口實，謂此項處置，爲故意排擊反帝國主義最烈之赤俄，以獻媚于國際帝國主義，希博帝國主義之歡心，而進與之妥協者，故又肆行詆毀中央，並極力反對收回中東路，其不顧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急，猶作幸災樂禍之醜態，喪心病狂，實有至于此者，是可見改組派陳公博輩，又豈止擾害本黨之叛徒，抑且爲甘心賣國殃民之惡賊矣。不特此也，中央之進行實地編遣，裁兵建國，而陳公博輩亦嗾使其改組派囑咐，捏造團體之名義，頒發宣傳通電，反對中央發行編遣公債，企圖破壞裁兵大業之進行，同時並盡力誣蔑中央之負責領袖，務求破壞民衆對中央之信仰，陷本黨于萬劫不復之境，其居心之陰險狠毒，比共黨尤爲過之，最近竟敢更進一步，不惜奴顏婢膝，勾

結赤俄，甘受赤俄數百萬盧布之接濟，（已匯到上海者二百萬，滙往香港者一百萬）進行更大規模之反抗中央運動，一方面明目張胆另組中央黨部，居然宣稱仍以其第二屆中央委員之資格，繼續履行其職權，並預備另行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否認現在中央之一切組織法令及對外條約。一方面則積極利用盧布之威力，慫恿張發奎俞作柏等逆，舉兵背叛中央，并勾通孫良誠宋哲元石敬亭等逆，重行叛變于甘陝，使戰禍起于內，赤俄攻于外，內亂外患，兩面夾攻，以窮中央之應付，冀從此遂其奪取政權之目的，跡其用心，非將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拱手奉于赤俄不已者。中央至是始忍無再忍，知非嚴厲制之以國法，實無由戢其反動之野心，故特明令陳公博等十人通緝，務期拿獲嚴懲。

總之，改組派陳公博輩最大之罪惡，爲假冒國民黨的名義，抄襲共產黨的理論，妄以本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口號，意圖引起國民階級鬥爭情緒，使本黨的國民革命，漸變爲農工暴動，而造成社會恐怖。次則麻醉青年，唆使青年逞意搗亂，斷絕其學問上技能上之進步，浸至于反革命，斷絕民族的生機。三則師法共產黨故技，到處招搖撞騙，投機取巧，專事小組織之活動，以破壞整個的黨，使黨的信仰，意志，力量不能集中，障礙革命之進展。四則破壞和平統一，分裂革命勢力，假借名義，對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任意誣毀，對於中央政府的策劃，妄肆抨評，對黨內負責忠實同志無理誣毀，務求破壞民衆對於中央之信仰，使國民革命陷于萬劫不復之境。五則勾結軍閥餘孽，共產黨徒，肆行煽惑，構成內亂，陰圖破壞編遣之實施，反對收回中東路，更甘心作赤色帝國主義之工具，企圖顛覆黨國，將中國奉于赤俄。綜合以言，改組派陳公博輩孟餘輩及張發奎俞作柏孫良誠等逆，不

則本黨過去之一切光榮歷史，將爲之毀棄無餘，而民衆必致重召焚殺之慘禍，政局之大混亂，亦將隨之以起，赤色帝國主義者更不勞一兵，不發一彈，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國家與民族，必將隨之而淪亡。前爲行文便利，只以陳公博代表改組派，實則其中分子能力較陳公博不如，而行爲又卑鄙過之者，真有更僕難數之勢，茲亦不復重述以污讀者，且勞手民也。同胞乎！同志乎！際此

西北叛軍之罪惡

——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公布——

中央爲確保真正統一，實現真正和平起見，勵行國軍編遣實施方案，今竟不幸而復遭西北封建軍閥第二次之反抗矣。彼輩雖最後封建巢穴之西北將領朱哲元，石敬亭等，不惜復蹈桂系之覆轍，再揭背叛中央之旗幟，拍發反抗中央之電報，其目的全在破壞編遣，以保存其殘餘之封建勢力而已。該電信口雖黃，詭譎中央爲：（一）包辦政治，（二）不顧西北災荒，（三）財政不公，（四）編遣會議有意削減西北實力，（五）藉中俄交涉以轉移視線。似此任意狂吠，荒謬絕倫，與事實背道而馳之反噬口吻，適足以表現其根深蒂固之封建思想，牢不可破，惟知擴張個人勢力，以逞割據稱雄之野心，而不顧受中央政府之統制。彼等所期望者，乃一不忠於黨，不忠於民之中央政府，無事則供其傀儡，有事則任其欺騙，服從與否悉聽彼等封建軍閥之自便已耳。因此種思想之根本牢鑿，馴至倒行逆施，希圖破壞黨義鞏固之中央政府，奪奪統治全國之權威，當中央督促其實施編遣之際，彼等竟敢頑強抵抗，經中央爲專治，爲獨裁，其自私自利之心，如見肺肝。

惟中央以民衆之利益爲前提，一方面既須保障民衆之利益，

內憂外患生死存亡之緊急關頭，惟有精神團結，爲黨除害，爲國鋤奸，先以全力勦平內亂，則外患自不足慮，故宜一心一德，擁護中央，積極協力撲滅此叛黨賣國之改組派陳公博等逆，並剷除助改組派禍國殃民之改組派宋哲元等叛賊，以肅清共黨之餘毒，而鞏固黨國之基礎，保障革命的統一與和平，保障三民主義之光榮的勝利。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他方面又須博得封建軍閥之歡心，此爲絕對不可能之事勢；因封建軍閥之利益，與民衆之利益，乃根本相衝突者也。中國今日之經濟情狀，已昭示吾人，每年糧食庫百分之八十以上，以賄養鉅額軍隊，實使國內一切建設事業，無從開始，數萬萬人民物質生活之改進，亦無從實現。夫革命之目的，與救國之要道，均在擁護民衆利益，中央政府承黨國之付託，誓努力以盡其擁護民衆利益之職責。茲鑒於時勢之急迫，毅然以全力制止封建軍閥之貪婪騷擾，蓋吾人所當竭力維護者，乃民衆之利益，而非封建軍閥之利益也。

年來西北饑荒之惟一原因，即由平日封建軍閥，強迫人民種植鴉片，因此耕地面積，可供食糧種植者突然縮小，樂歲且民食不給，荒年更饑饉荐臻，人民無所得食，轉爲餓殍。其所以至此者，因平日種烟多而莠粟少，倉廩虛而無貯蓄以備荒也。軍閥恃鴉片之大宗入款，繼續擴張軍備，漫無限制，此次饑荒更因軍閥慘無人道，將人民有限之餘糧，搜括殆盡，以充軍食，任人民飢

屬寸裂，轉轉溝壑，而毫不顧恤。更有甚者，中央暨各公共機關，往往西北之鉅額賑款，以救濟嗷嗷待哺之西北災民者，悉為封建軍閥所攫奪，用以購買飛機，購買軍火，以增加其暴力，致災民嚼樹皮，吞泥草，甚至人互相食，慘亦極矣！故馮玉祥及其部下，實阻擾中外任何機關使之無法救濟西北嚴重災荒之罪人，而彼等反誣中央政府不顧西北災情，其惡空捏造，居心叵測為何如乎！

自馮部佔據陝甘以來，已視該地為私產，舉凡一切行政及財政事項，一聽軍閥任意壟斷，中央統一行政與統一財政之政策，凡所以建樹訓政基礎者，皆為若輩所遮斷。更有甚者，彼等竟實行剝掠全境，括取人民，其狠毒行為屢激起民衆之反抗，如去年回民變亂之蔓延，即其明証。且馮部軍閥，惟知日以繼夜，擴充其業經龐大之軍隊，毫不計及地方財源之枯竭，供養之艱難。彼等在行政上，與財政上雖皆不受中央政府之監督，但中央仍撥大宗款項以給養之。在最近五個月中，中央之所給養馮部者，軍費一千餘萬元，麵粉百餘萬包，此項餉精，宜為全軍所有，而宋等盡數吞沒之不足，反挾飢寒之十卒，唱就食之謠言，而全軍士卒既為彼等壓制，又供彼等犧牲，尤為可憫！撫心自問，寧不知愧？彼等對於中央之大度優容，不但不感激愧悔，反認中央為懦弱，無如彼何，其在妄已至於此，吾人尚欲其能拔除牢固之封建惡習，殆已絕無希望矣。

中央政府認道為改造中國之唯一途徑，竭全力以促其實現，並為表示誠意與決心起見，令編遣實施從第一集團軍開始，冀其他各集團亦將次第踵行。彼等反誣中央偏私，謂第一集團方招募新兵，乃故意假編遣以削減第二集團之實力，此種誣曉之毫無

根據，路人皆已知之。其實彼等之心願，豈不欲製造自己之軍隊，徒欲藉口「偏私」以陷害中央，而自加掩飾耳。此次中俄事件之發生，其主要之原因乃由蘇俄藉中東鐵路為共產宣傳之工具，以危害黨國，我方暫時收回該路，原為一種應急之處置。當未收回之前，已在哈爾濱領館發覺其種種之陰謀，如組織暗殺團，暗殺南京瀋陽及其他重要之中國政府官吏，派遣便衣隊，破壞中東鐵路，並搜出延長中國內亂之宣傳品多種。在此種情形之下，無論何國政府，為保障國家存在之安全起見，皆將採取同樣之處置方法，倘非甘心賣國之叛徒，斷不至誣本國政府有意釀成對外交涉，以轉移國人視線也明甚。本年五月，馮部圖謀叛逆，本受蘇俄之煽動與援助，此次再謀反抗中央，亦同樣恃蘇俄為後盾，此殆毫無懷疑之餘地。彼等與蘇俄之密切關係，已為國人所悉知，無待贅述，故當中東路事件吃緊之際，即起而反抗中央，此種事件之極端巧合，實不僅絲絲馬跡之可尋也。

此次馮部所組織之反動團體，竟包羅一切新舊軍閥，其最著者如有吳佩孚，張宗昌，吳光新，段祺瑞，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此外更有所謂改組派與安福系。以此種種離離滑稽之烏合團體，公然假借國民黨之名義，以反抗中央政府，其愚已不可及，足見此輩毫無理性之軍閥，只求能滿足其貪婪自大之野心，此外即無所顧忌矣。

當中央政府實行國軍編遣之時，封建軍閥勢必背叛中央，此本在吾人意料之中。今春編遣會議方閉幕，即有桂系之叛亂，然不久仍被撲滅，因此種叛亂，實違反全國之意志也。最近會作柏，李明瑞及張發奎之聯兵作亂，其原因皆係不願遵編遣會議決議案，以編遣其部下過剩之軍隊，但一經中央討伐，彼等皆次第

敗軍，今其末日業已降臨，于是宋等復蹈背叛之覆轍，亦無非欲規避所屬部隊之編遣而已。但吾人須知編遣實施，乃為國家生死存亡之關鍵，政府不顧一切障礙，決努力以促其實現，此為光明與黑暗民主政治與封建制度之最後決鬥。今日之封建軍閥，已距

二八

其末日不遠，凡反抗中央政府者，即反抗國家之意志，反抗國家之意志，即所以自取滅亡，三民主義，終能克服封建制度之黑暗，而得到最後之勝利，國事勢之所必然也。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黨員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第一條

凡依黨員撫卹條例第八條之規定，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核：甲，被害撫卹；一，被害者之姓名，年齡，籍貫及照像；二，入黨時期及地點；三，在黨部服務者，其黨部名稱及所任職務；四，被害之事由，死亡之年月及地點；五，過去為黨工作之成績；六，遺族（父母妻子女）之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及其經濟狀況；七，合於黨員撫卹條例第三條第幾項。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三日中央第三十九次常務會議通過

第二條

稱，及所任職務；四，被害之事由，時期，地點，及殘廢之程度；五，過去為黨工作之成績；六，家庭人口數，及經濟狀況；七，合於黨員撫卹條例第三條第幾項。被害或病故撫卹金之受領人，除中央決定撫卹時特別指定者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死亡者之子女；二，無子女者，給其妻（改嫁者不在此限）；三，子女妻俱無者給其父母。

第三條

殘廢撫卹金給殘廢者本人受領，本人死亡，由其子女受領之。

第四條

凡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撫卹者，除一次撫卹金得由受領撫卹金人隨時（但自通知之日起以兩年為限）具領外，所有年撫卹金，由中央撥發撫卹金證書，交受領撫卹金人收執，於每年六月發給一撫卹金證書，（式樣附後），領取前項證書時，須有確切之保證。

第五條

撫卹金證書，不得抵押典賣，違者即將其應領金額，全部取消。

第六條

一次撫卹金及年撫卹金，均由受領人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具領，但其住所較遠，交通不便者，得呈請中央執行委

乙，病故撫卹：一，病故者之姓名，年齡，籍貫，及照像；二，入黨時期及地點；三，在黨部服務者，其黨部名稱，所任職務，及服務之年限；四，積勞致疾情形，及死亡時之病名；五，病故之年月日；六，過去為黨工作之成績；七，遺族（父母妻子女）之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及其經濟狀況；八，合於黨員撫卹條例第四項第幾項。

丙，殘廢撫卹：一，殘廢者之姓名，年齡，籍貫，及照像；二，入黨時期及地點；三，在黨部服務者其黨部名

員會撥支該地黨部代行給領。

第七條 受領撫卹金人，於其領撫卹金時，應分別提出左列書類：

甲，一次撫卹金：一，領據（本人署名蓋章）；二，保證書。（本黨黨員二人以上簽名負責，遇必要時發款機關得令覓妥實商具保。）

乙，年撫卹金：一，撫卹金證書；二，領據（本人署名蓋章）；三，保證書（本黨黨員二人以上簽名負責，遇必要時發款機關得令覓妥實商具保。）；四，黨員撫卹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應報告各事項之報告書。

第八條 受領年撫卹金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停止其年撫卹金：

一，有背叛本黨之言論或行為者；二，

（附）黨員撫卹條例

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屆）中央第七十次常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凡本黨黨員努力於本黨工作，及為本黨主義奮鬥，被害殘廢，或積勞病故，而身家貧苦者，得依本條例分別撫卹之。

第二條

撫卹分下列三種：（一）被害撫卹，（二）病故撫卹，（三）殘廢撫卹。

第三條

被害撫卹可分下列各項：

（一）本黨各級黨部之職員，在本黨主義及黨綱範圍內，從事於各種運動，而遭被害者；（二）本黨黨員在國內外受本黨各級黨部之命令，秘密或公開為本黨主義之宣傳

，被奪公權者；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前項情形發生時，得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酌量遺族狀況，就第二條所列中另行指定受領人。

第九條

依黨員撫卹條例第九條第十條之規定，受領年撫卹金人之死亡，成年，出嫁，或改嫁時，應由其親屬或本人具報中央執行委員會，並繳銷其撫卹金證書，違背前項規定，匿情冒領撫卹金者，除追繳其冒領金額外，並依該處之。

第十條

撫卹金證書遺失或污損時，得敘述事由，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補發，或更換，前項證書遺失時，除呈報中央備案外，須登報聲明作廢。

第十一條 本細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施行。

第四條

，及黨務活動而被敵人殺害者。

病故撫卹可分下列各項：

（一）服務於本黨各級黨部三年以上，因公積勞病故者；（二）黨員受本黨各級黨部之命令，在各地從事農工運動及民衆運動，已有成效，而積勞病故者；

（三）黨員因努力於黨之工作，曾有著作闡明主義，對於本黨有特別貢獻，積勞而病故者。

第五條

在第三條之規定內，被敵謀害殘廢者應受殘廢撫卹。

第六條

撫卹金分二種：

(一) 年撫卹金按死者或殘廢者應得之撫卹金，每年給與其家屬一次；

(二) 一次撫卹金，按死者或殘廢者應得之卹金，給與其家屬一次。

第七條

撫卹之等級如下：

(一) 年撫卹金：(1) 一等撫卹金六百元，(2) 二等撫卹金四百元，(3) 三等撫卹金二百元，(4) 四等撫卹金一百元，(5) 五等撫卹金五十元。

(二) 一次撫卹金：(1) 一等撫卹金一千元，(2) 二等撫卹金八百元，(3) 三等撫卹金五百元，(4) 四等撫卹金三百元，(5) 五等撫卹金二百元，(6) 六等撫卹金一百元。

第八條

凡在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規定內，因公傷亡或殘廢之黨員，得由家屬或各省黨部(或與省同級之黨部)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將被害之經過，及已往工作之成績，呈請中央撫卹之。

第九條

凡被害或病故黨員之遺族年撫卹金，以其父母之終身，或子女之成年(二十歲)為止，僅遺妻者以其妻之終身或改嫁為止。

第十條

凡因公殘廢之黨員，其撫卹金以其本人之終身及子女之成年(二十歲)為止，如無家屬者得由中央設法處理之。

第十一條

凡因公為敵所羈押者，在羈押期內，其家屬之撫卹與殘廢撫卹同等，但依比例，按月發給。

第十二條

如被害或病故之黨員無遺族者，得將撫卹金改作捐葬費，由中央派員處理之。

第十三條

黨員生前有特別功勳于黨國者，另定榮譽之辦法，其撫卹金額及喪葬事宜，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處理之。

第十四條

遇難之黨員祇受一種撫卹，(如受一次撫卹金者不得再受年撫卹金)若家道過寒者，得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通融之。

第十五條

凡受年撫卹金之家屬，每年具領撫卹金時須將下列各項詳細報告中央：

(一) 家庭人口數及各人年齡；

(二) 子女若干，是否求學，學校名稱年級，及畢業日期；

(三) 有無親族及與親族間之關係；

(四) 家庭經濟狀況——不動產若干，能生產者若干人；

(五) 以往一年來之家庭經濟狀況；

(六) 本年內家庭生活費預算表。

第十六條

年撫卹金之數，得依受撫卹者家庭狀況之變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增減之。

第十七條

黨員生前雖曾有功績於黨，(如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但後因曾有叛黨行為，已被本黨開除，或自行退出黨籍者，不得受本黨之撫卹。

第十八條

本條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公布之日起發生效力。